

國難叢書第二種

救國言論集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印行

二十六年五月一日

# 救國言論集

序

## 目錄

- 一、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一
- 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一九
- 三、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章程草案……………三三
- 四、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工作檢討……………三六
- 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對二中全會宣言……………七四
- 六、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爲團結禦侮告全國同胞……………七七
- 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爲綏東事件宣言……………八五



八、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爲七領袖無辜被捕告當局及全國國人書	八八
九、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委馬相伯等爲七領袖被捕事件宣言	九六
十、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爲當前時局緊急宣言	一〇四
十一、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爲當前時局二次宣言	一〇九

## 附 錄

一、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正	一一七
二、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爲上海三百五十萬市民請命	一二五
三、團結德悔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一三四
四、西南事件所給與我們的教訓	一五五

# 序

編者

自從本會的主幹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諸先生經蘇州高等法院提起公訴後，一時「救國有罪」的空氣就又瀾漫起來了。

本會主幹人的所以「犯罪」，從公訴書中看來，唯一的理由可說就在組織本會，以及發表本會的救亡言論主張。本會爲了使全國各界人士，及全國各地的救亡同志，都能清楚地明瞭該案的真相，以及本會的救亡言論主張起見，所以特地将本會這一年來所發表的重要文件，都完全輯錄在本書中。使全國各地的人士都能有一個參考。至於這些文章的內容，是否真是「危害民國」，我們相信全國一切真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是一定會有一個最正確的公評的。

在這裏，我們爲了使得讀者能夠便於瞭解本會的主張，以及這次本會主幹人的

「犯罪」經過起見，我們願意把本會的主張，再作一次簡要的說明如下：——

本會最基本的主張，也可以說，就是本會唯一的主張就是主張抗日。這是可以我們在這本小冊子裏所發表的全部文件作證的。

本會在成立大會宣言中曾經很明顯地說明了本會的成立目的。

「在這敵寇日深而內部糾紛依然嚴重的時候，天良未泯的人民都渴望着有一個廣大的團結，能有一個全國統一的聯合救國陣綫。爲了這種要求，全國各地各界的救國團體代表們，在上海開成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建立起來一個統一的人民救國陣綫。」（見本刊第六頁）

在大會的宣言中，並且曾把本會的職務也說得非常清楚。

「大會認爲過去相互間曾經發生爭奪的各黨各派，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是必然的。但是就因爲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的緣故，內爭便要依然繼續。而一致對外便依然不可能。這種僵局的存，要使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民感覺到憂慮與苦悶；要

使民族永遠陷在自相殘殺的深坑裏面，以至於消滅！大會認為這種危險僵局的打破，是人民救國陣綫當前最迫切的主要任務；也只有人民救國陣綫的力量才能打破這種僵局，才能促成各黨各派一致抗敵的聯合戰線，以樹立民族的生機。」（見本刊十一頁）

本會既以促成全國各黨各派，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為宗旨，因此本會自身，當然決不會偏袒國內的任何方面的。

「大會很鄭重、很坦白的聲明：人民救國陣綫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權的企圖，而不過是要盡一分人民救亡的天職。我們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取領導權，不替任何黨派爭取正統，而只是要促成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我們要努力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獨立性，而不願幫助任何黨派去攻擊任何黨派。自然，對於任何當局對敵人的妥協，我們是要反對的、是要嚴重抗爭的。但是，這完全是為着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決計沒有絲毫的惡意；這是一個政策之爭，而不是政權之爭。」（見本刊

當局，以及現在社會上有一部份的人士，都曾經誤會過本會主張的民族——救國陣綫，即等於西班牙如今的「人民陣綫」，並且因此誤會本會是主張反政府的，可說就在因為沒有瞭解本會上述宣言中的這一段話。

本會與法國，西班牙的「人民陣綫」不同，這在本會的成立大會工作檢討中已說得很爲詳盡的：

「中國當前的危機，是整個民族的危機。這和法國以及西班牙的危機——比較起來，真是嚴重幾十百倍。中國目下的聯合戰線，是民族陣綫，那內容是比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綫，複雜得多了。人民陣綫所包括的黨派，只有左傾各黨，而民族陣綫要包括各黨各派；人民陣綫所包括的階層，只有工農和小資產階級，而民族陣綫要包括社會各階層。固然，這是因為我們的客觀條件比法國和西班牙都更有利，才能使我們可能完成這樣一個內容極端複雜的民族陣綫，然而我們所需要的客觀勢

力，也是要特別強大的，極端的誠意和極端的寬大容忍是絕對不可少的。」（見本刊七十二頁）

本會的主張抗日，雖主張用了極大的誠意與寬大容忍精神來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抗日，而自身則絕對不偏袒任何黨派，是有許多事實可以用來證明的。

譬如當去年綏東事件緊急，而國內又發生「西南問題」的時候——，本會就曾發表宣言表示態度：——

「對於廣西問題，實力派如果真是以國家爲重，更應該利用這個時機，求自然的解決。中央應以整個禦侮的事實，以示信於廣西將領；廣西將領更應該以整個禦侮爲條件，向天下表示服從中央。雙方調遣數十萬僵持在華南的大軍，在中央的指揮之下，火速同時北上抗敵。這不但可以對人民表示實力派愛國的真誠，也可使敵人明白挑撥離間的無效。否則，倘使中央因爲廣西問題而置綏遠於不顧，不但無以服廣西將領之心，恐將成爲歷史上的罪人；廣西將領在中央發動整個禦侮爭鬥的時



候，倘使猶別有異動，自然也會成民衆的公敵。雙方同以抗敵和號召而不能於敵兵壓境的時候，息爭禦侮，將何以自問其說？

內爭不容再有，禦侮不能再緩。我們敢再以赤誠向全國呼籲，以血淚向實力派陳情。」（見本刊八十七頁）

這種以抗日爲前提，而救勸國內當局息爭禦侮的精神，是可說本會對任何國內政治事件所持的一貫態度。我們對「西南問題」果然是如此，對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發生的「西安事變」也未嘗不如此。

本會在「西安事變」發生後所發表的宣言中曾說：——

「現在正是綏遠抗戰已經發動的時候，正是全國民衆期待各黨各派一致合作把綏遠抗戰擴大爲全國抗戰的時候，而在這時候，我們國內竟發生這樣的空前事變，這以整個民族的立場來講，實在是一個極大的不幸。」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一向主張以聯合求得真正的統一，以團結爭取抗戰的勝

利，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兄弟鬩牆的內爭和內戰，要求全國民衆和各方實力派能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因此對於當前的局勢，我們只有迫切地希望全國各方實力派，各軍政首領，在抗敵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棄前嫌，和衷共濟。爲全國抗戰而努力，爲收復失地而奮鬥。我們尤其希望政府當局對於陝事，能謀迅速和平的解決，實行抗日救亡的主張，希望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一面恢復蔣先生等的自由，一面率領東北和陝中健兒，馳赴綏遠，援助我晉綏將士，用事實來表示收復失地的主張，」（見本刊一百〇四頁）

關於「西安事變」，敵人曾經不止一次地造謠，說是由中國的「人民戰線」造成的。本會並非「人民戰線」這在前文已經講過，而我們對於「西安事變」時所取的態度、立場，宣言中就可說已經表示得很清楚。總之，本會年來所力竭聲嘶向全國各界聲請的，可說就只有抗日這一件事。

當然，因了本會主張抗日，本會是也有本會關於抗日救亡的主張的，如本會在

去年開第一次成立大會時，曾正式通過的抗日機關初步政治綱領。然而所有這些主張的提出，目的都無非是在要促進全國各黨各派的合作，以圖保持中華民族的生機，決沒有絲毫企圖反對中央的用意。在內的。本會不但不企圖反對中央，而且曾經不止一次地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能給與人民以組織、集合、出版、言論的一切自由。在中央的領導之下，共同抗日。

本會在爲團結禦侮告全國同胞書中曾很具體地表示：——

「救國陣綫裏的戰士，只要政府能爲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而抗戰，自然大家都會破涕爲笑，在歡聲雷動中奮起爲政府後盾。每一個救國陣綫裏的戰士，早就已經準備把生命貢獻給國家。」

爲要表示救國陣綫的至誠，我們現在很坦白的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聲明：救國陣綫在政府佈置抗戰的一個階段當中，願把組織下的羣衆，按照戰時的需要，分配後方工作，加緊技術訓練。此外，我們還要努力推進防空防毒等運動，爲政府後

盾。我們重申六月一日宣言中的意志，所有一切羣衆行動，願和當局取開誠磋商的態度，而決不願增加當局的憂慮。

「在過去十個月中間，救國陣綫磊落光明的態度和和平合理的行動，已經使最落後的民衆，也一改其過去對於羣衆運動的冷淡態度，而給我們以極大的同情。我們更隨時竭力避免一切足以被認爲和政府對立的態度，制止一切過高的口號。這種種的事實都是有目共見的，而絕對不是造謠誣蔑所能抹煞的。我們所日夜苦心焦思的，一面在以「溫和合理」四字團結更廣大的羣衆，一面在以「仁至義盡」四字祛除當局的顧慮，使它可毫不猶豫的下最後的決心。

「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軍人是最前線的力量，而民衆是最基本的力量，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救國陣綫在喚起羣衆，與組織羣衆上的努力，目的是很單純的。那就是：在戰爭以前是督促政府抗日，而在戰爭以後是擁護政府抗日。」（見本刊第八十二頁至八十三頁）

本會對於政府當局的态度，在這兩段話裏，可說是表示得再坦白也沒有了。

然而坦白儘管坦白，因了本會的主張抗日，所以本會在日帝國主義者以及一切親日派漢奸的目光中看來，本會總是「非法的」，因為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本會的主幹，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沙千里、李公樸、史良、王造時七位先生便終於在當局的誤會之下無辜被捕了。

本會主幹的被捕，這對於中國當前的整個救亡運動的開展，當然是一個最大的損失。——然而本會的主幹雖是無辜被捕了，本會的主張卻是和從前一樣，決不會變更的。

本會執委馬相伯先生等在爲本會沈章七先生被捕事件宣言中，曾表示：——「不幸得很，雖然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及其領導人物，自從救國會成立以來，就呼籲全國上下團結禦侮，雖然全國民衆天天在要求政府領導抗敵，雖然政府內一部份賢明的領袖也早知道非對內精誠團結，對外便無從一致，然政府對於我們的主

張和立場卻始終還有所誤會……

「救國運動唯一的目的只在促成全國人民不問其社會地位如何，政治主張如何，能夠團結一致，完成抗日救國的任務。救國陣綫決不反對政府，恰恰相反，牠是督促和支持政府抗日，如果政府能夠抗日，牠必然忠誠擁護政府。救國陣綫並不袒護其黨，恰恰相反，如果其黨不能實行其共同抗日的綱領而欲以事內戰，牠便堅決反對其黨。救國陣綫決不鼓吹階級鬥爭，恰恰相反，牠用全力促成各階級的協調！……救國陣綫更說不到危害民國恰恰相反，牠的目的正是要擊退危害中華民國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保衛我中華民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潔。……」

「我們正同全國有良心的同胞一樣，要求政府立刻無條件恢復被捕九位先生的自由，釋放一切因愛國行動而被捕的同胞，以鞏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合作，加強全民族抗敵的力量。……」（見本刊九十八頁至一百〇一頁）

這最後的一段話，當三中全會後的今日，我們尤其感到有再加以中述的必要。

政府在三中全會中曾經明示我們以抗敵救亡的決心。然而政府當局最近對於本會的主幹卻仍以「危害民國罪」提起公訴了。

本會認為這次本會主幹的被提起「公訴」，決不只是一樁關於本會本身的小事，而是一樁關於我們全中國整個救亡運動前途的大事。

我們是非用我們的全力去爭取我們的「救國無罪」不可的。

我們現在且借前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正一文的中一段話來作我們本文的結束：——

「目下的問題，已經是政府不肯和人民合作的問題，而不是人民不肯和政府合作的問題。政府只須幡然覺悟，與民更始，以抗敵決心求統一，以政策轉變示大信。則一切困難，皆迎刃而解。在抗敵救亡的意義之上，尤其希望當局對敵人勿再超過最大限度的容忍，對人民從速建立最低限度的寬容。倘使一面對漢奸供以厚祿，而一面對於純潔愛國的良民，非但睚眦必報，甚且妄加誣陷；那末充其極，恐

怕要造成黨外無人民，黨內無同志的惡果。這在賢明的當局我們相信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見本刊一百二十二頁）

二六、四、十七；晚編者於上海。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



從九一八到現在，中華民族遭受了四年八個月的長期磨難！在這四年八個月中，日本帝國主義，一面以建立軍事根據地進攻蘇聯的烟幕，蒙蔽歐美列強，一面以聯合反共的圈套，誘詐我們的當局，乘機併吞了我們六省一百六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六千萬的同胞，內中被屠殺的，數在三十萬人以上。

在這四年八個月中間，我們當局雖然沒有整個的抗敵計劃，甚至相反的是陷于無抵抗的錯誤，然而在遼寧，我們一部分的東北軍將士，在九一八事變中曾經自動的孤軍抗敵；在黑龍江，我們馬占山的部隊，曾有英勇的嫩江橋之戰；其後鄧文的部隊，且繼續抗戰達二年之久；在淞滬，我們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將士，曾有偉大的二二八抗戰；在華北，我們二十九軍將士暨中央第二師及二十五師以及東北軍將士

，曾有光榮的長城戰役；大軍退却以後，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領導下的抗日同盟軍繼續抗戰，爭取勝利。尤其，我們關外的義勇軍，在李柱、王德林、蘇炳文諸領袖的指揮之下，有過長時期的抗戰；到現在，十五萬以上的關外義勇軍，依然在楊靖宇諸領袖的指揮之下，和敵人作殊死戰。這種種一切，表示中國人民決計不願容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表示中華民族有力量反抗一切的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所可歎息的，就是我們過去都只有一隅之戰而沒有舉國之戰，致令敵人可以逐個的擊破我們！

日本帝國主義從去年十一月開始，進一步的企圖併吞華北五省。爲了華北在國防資源上的極端重要，爲了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的侵略和我們當局的節節退却，要造成亡國滅種的趨勢，北平學生在敵人的飛機大砲的威嚇之下，發動了歷史上頂悲壯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示威。以後，救國運動瀾漫到全國各地，救國陣線擴大到社會的各階層。華北局勢能夠一時的和緩下去，各地的漢奸活動和投降輿論

到現在不敢公然的抬頭，便是救國陣線不斷抗爭的結果。

救國陣線在過去的五個月中間，不斷的指出：日本大陸政策的主要作用在滅亡全中國，我們唯一救亡圖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國團結一致以全力抗敵。救國陣線曾經一再的主張：全國各實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殘殺消耗國力的內戰，從速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主張廢棄一切教導人民親敵、墮落民族氣節的所謂「合作」「親善」「敦睦邦交」等可恥口號，同時給與人民以抗敵的組織和言論的自由；主張聯合利害相同、能以平等對待我的民族，重新建立起來正確的國際關係。

五個月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我們的估計完全正確，證明我們的主張完全合理。到目前，日本帝國主義是更進一步的推進以浪人為前驅、以紀律最不堪的陸軍為前衛的一貫的侵略政策，運用歷史上罕有、國際上罕聞的最無恥的一貫的侵略手段。牠在華北，甚至要超過了我們認為是奇恥大辱的塘沽協定，而增加駐兵。牠的海陸軍公然的不顧國家體面，而保護走私。牠以走私利益擴大漢奸隊伍的發展，使正當

商人和民族工業陷於破產。牠的軍事交通綫已經開始建築滄石鐵路和延長膠濟鐵路；已經公然在華北增修公路；已經以武力佔據北平、平綏，平漢、津浦四路的總站；而且正在計劃推廣到鄭州和徐州，以便隨時可以控制漢口和南京。牠的文化侵略，已經用智力測驗的名義，企圖勒令華北學生填寫願作漢奸、順民的供狀；以紀律訓練的名義，實施華北奴化教育！

我們一想到東北和華北同胞正在受着敵人的任意屠殺、拘捕、拷打、奸淫、和侮辱，一想到國內的各實力派依然是在敵人的刀鋒底下自相殘殺，以消耗民族的力量，是如何的焦急，如何的痛心！倘使我們沒有四年八個月來的繼續內戰，我們何至到現在還要再言準備？倘使我們能跟着外侮日趨急迫而起緊的鞏固內部的團結，也許敵人早已經在癡抖。不幸得很，我們國內的實力派在冰山上而還是不斷的努力從事於政權的奪取，在斷頭台前而還要充分發揮領袖慾；民族前途是如何的危險，敵人是怎樣在嗤笑，人民是怎樣的在憤怒，他們都給忽略了！

事實是太顯明了！在四年八個月中間，西方列強在贊助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錯誤政策之下，已經使牠們在遠東的利益受到致命的威脅；我們的親日派官僚在容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建立進攻蘇聯的根據地、在夢想和日本建立國際反共同盟的錯誤政策之下，已經幾乎要斷送了整個國家命脈！讓不明瞭世界大勢、不顧惜民族利害、不認識國際友敵的人們去亂撞、盲動，國家前途真太危險了！

四年八個月血的教訓，和五個月來救國陣線的奔走呼號，不但使大多數的人民一致覺悟，而且使各實力派中有良心的份子也同時覺悟。比較開明的許多政治上重要人物，都已認識：埋頭內爭不可能取得敵人的瞭解；埋頭內爭消耗國力之後，反而只有增長敵人的氣餒。最近日本帝國主義防共協定的公然提出，更充分的使我們看清楚敵人一貫的促成中國內爭的毒計，更充分的證明過去的內爭是替什麼人賣力！

不幸得很！在大多數人都已經瞭若觀火的時候，少數別具肝腸的人們，依然認

爲蘇聯和共產黨是中國民族的主要敵人，依然認爲中日糾紛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他們甚至把僅有七百萬人口和六架飛機的阿比西尼亞，和中國民族力量對比，而同時得武斷認定依然在抗戰中的阿比西尼亞已經完全失敗，以圖消滅全國人民的抗敵勇氣。他們的用心所在，已經足夠得明白了！

×

×

×

×

在。這。敵。寇。日。深。而。內。部。糾。紛。依。然。嚴。重。的。時。候，天。良。未。泯。的。人。民，都。渴。望。着。有。一。個。廣。大。的。團。結，能。有。一。個。全。國。統。一。的。聯。合。救。國。陣。線。爲。了。這。種。要。求，全。國。各。地。各。界。的。救。國。團。體。代。表。們，在。上。海。開。成。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建。立。起。來。一。個。統。一。的。人。民。救。國。陣。線。

在大會當中，我們很公開的批評各黨各派過去的錯誤，同時也很坦白的批評救國陣線過去的錯誤。批評的目的，在糾正這種錯誤，使牠不會在將來重演，而決不是在攻擊任何勢力以至推翻任何勢力。我們願以赤誠告訴全國：除了漢奸勢力以外

，我們決不忍見國內任何的勢力，再在相互衝突中遭受一絲一毫的損失；我們要把他們好好的維護起來，統一起來，鞏固起來，作爲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巨力。

大會認爲在最近的華北事件當中，抗議日鮮浪人走私和日本增兵文件的公布，塘沽協定的全文發表，可算是最近外交上強差人意的舉動。但是，抗議無效之後又怎樣對付呢？此外，防共協定是依然在進行，敵人軍事交通網不斷在擴大，增兵已經在實行，奴化教育已經在開始。這種種亡國滅種的退讓，如果不同時給以有效的制止，外交文書的發表，便只成爲敷衍人民的手段。大會認爲：目下的危局，已經不是幾件動聽的外交文書所能收效；目下的主要問題，是問我們有沒有整個的全國一致抗敵的決心。

大會認爲在現代國家意義之下，中央政府不應該只圖謀政權統一的權利，而忽略政權統一的義務——主要的是國防的任務；地方政府也不應該只在平時坐享土地的報酬與人民的汗血，而不負隨事保護領土與人民生命財產的義務。在敵寇侵入的

時候，地方政府應該認定抵抗侵略與正式宣戰不同，應該認定敵來即拚是天經地義的守土之責，而決不能以聽命中央爲苟且偷安的粉飾。中央政府在那時，更應該通籌全局，不分畛域，動員全國應敵，而決不能諉爲地方事件，視若秦越。在過去，孤軍一隅之戰太多了！中央政府顯然已經忽略了國防的任務。尤其，地方的抗敵戰士在英勇犧牲之後，中央親日派官僚接着就提出「親善」「公洽」的主張，以打消他們的功績；那不但使人民痛心疾首，而且使死難的將士飲恨九泉！因此，我們要堅決的提出：華北當局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候，應該一面抱與土地人民共存亡的決心，一面督促中央全力對外；中央當局更應該立下決心，與民更始。

因此，對於最近華北事件，我們主張：

- 一、以發動一個「舉國之戰」的決心去應付華北事件；
- 二、立刻發動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根本消滅走私，同時表示抗戰決心。

x

x

x

x



大會對於中央當局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主張，在原則上完全贊同。但是，大會認爲一面主張精誠團結，而一面又主張暫置外侮於不顧，先以內戰手段排除異己；不獨在理論上自陷於矛盾，在事實上也已經成爲不可能。尤其，中央最近頒布憲法案及國民大會組織法，不但絲毫沒有表示在訓政期間久已屆滿之後放棄一黨的專政，反而想進一步一而在立法上鞏固一黨專政的基礎，一面加緊對異己勢力的壓迫。這種褊狹的、意氣用事的見解和帶有權術意味的手段，和精誠二字正是背道而馳。大會認爲在這國家存亡間不容髮的時候，任何黨派的一意孤行，不顧大局，結果都是徒然招人民的反感。

大會認爲：目下國內的各黨各派，事實上誰都不可能短時期內很輕易的消滅誰。一、二、八事變以後，中央當局曾有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的表示；結果呢，歷時四年有餘，雙方犧牲了數十萬可以抗日的英勇的戰士和無量數的槍彈，到現在依然是存在着一個相持的僵局，而整個民族却已經陷於無以抗敵的苦境！這種事實證明：

國內各實力派的鬥爭，徒便於敵人的侵略；任何實力派想用全力去消滅其他的實力派，即使能成功，結果也要因為自身實力的消耗而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俘虜。

大會認為以往各實力派，至少在行動上多少都犯了若干的錯誤；這種錯誤，只有在推誠合作一致抗敵的行動當中，能加以自然的糾正。大會認為政治領導權之歸屬，在平時要看誰能適應人民的要求，在目下要看誰能切實領導抗日戰爭。放棄了當前的大敵，對敵人作無限止的讓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敵黨敵派，用權威排除異己，用權術鞏固政權，那結果反只有使人心離散，而自陷於覆亡！大會認為在經濟力量 and 武裝力量上面，中央都占着高度的優勢，同時在政治上，中央負着最重大的責任，自然也應該接受人民最嚴厲的批評和最切迫的希望。大會認為中央已往的錯誤，是在政治上放棄了民族革命的任務，而只在武力上企圖征服全國；中央目前的錯誤，是對外放棄了民族共同的大敵，而只對內在消滅異己上面把國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擲。我們為整個民族打算，不忍再見任何力量在內部衝突中消耗，尤其不願意中

央在錯誤政策之下，消耗了牠高度優勢的實力。只要中央能夠糾正過去的錯誤，能夠重新負起民族革命的任務，尤其能夠趕緊切實領導起來一個抗日戰爭，牠在軍事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是不必顧慮的；也只有這樣，才可能很自然的取得領導地位。

大會認為在目前，全國團結一致的實現，已經有了更大的光明。李宗仁氏最近已經表示焦土抗日的決心；馮玉祥氏最近主張停止內戰，親善蘇聯，合力抗日；共產黨也已經修改了一部分的政治主張，表示願和各黨各派誠意合作抗日。同時，大會認為在理論上，中國需要一個爭取獨立自由的民族革命，原為各方一致的主張。已往所爭執的，只有應該採取手段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現在又剛好的在抗日第一的原則之下，很自然的得着解決了。

大會認為過去相互間曾經發生政治爭奪的各黨各派，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是必然的。但是就因為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的緣故，內爭便要依然繼續，而一致對外

便。依。然。不。可。能。這。種。假。局。的。存。在，要。使。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民。感。覺。到。憂。慮。與。苦。悶，要。使。民。族。永。遠。陷。在。自。相。殘。殺。的。浮。坑。裏。面，以。至。於。消。滅！大。會。認。為。這。種。危。險。假。局。的。打。破，是。人。民。救。國。陣。線。當。前。最。迫。切。的。主。要。任。務；也。只。有。人。民。救。國。陣。線。的。力。量，才。能。打。破。這。種。假。局，才。能。促。成。各。黨。各。派。一。致。抗。敵。的。聯。合。戰。線，以。樹。立。民。族。的。生。機。因。此，大。會。很。鄭。重。的。向。各。黨。各。派。建。議：

一、各黨各派立刻停止軍事衝突；

二、各黨各派立刻釋放政治犯；

三、各黨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國陣線願為介紹，進行談判，以便製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

四、人民救國陣線願以全部力量保證各黨各派對於共同抗敵綱領的忠實履行；

五、人民救國陣線願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黨派違背共同抗敵綱領，以及種

種一切足以削弱抗敵力量的行動。

×

×

×

×

大。會。認。為。救。國。陣。線。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促。成。全。國。各。實。力。派。合。作。抗。敵。的。任。務，有。歷。史。上。的。重。要。性。為。要。完。成。這。種。重。大。的。任。務，救。國。陣。線。本。身。力。量。的。擴。大。和。鞏。固，是。極。端。必。需。的。大。會。認。為。新。的。政。治。道。德。的。培。養，是。革。命。勢。力。的。武。器。我。們。應。該。運。用。新。的。政。治。道。德。規。條，一。面。擴。大。而。且。鞏。固。我。們。自。己。的。勢。力，一。面。很。有。力。的。完。成。我。們。的。主。要。任。務。「推。誠。合。作」不。是。我。們。的。宣。傳。資。料，而。是。我。們。的。純。潔。動。機，而。是。我。們。的。基。本。信。條。中。國。人。民。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之。下，大。家。相。親。相。愛。的。推。誠。合。作，然。後。可。以。建。立。偉。大。的。人。民。救。國。陣。線，然。後。可。以。用。這。個。偉。大。的。勢。力。促。成。各。黨。各。力。的。合。作，保。證。各。黨。各。派。的。合。作，和。制。裁。任。何。黨。派。不。忠。實。履。行。共。同。抗。敵。綱。領。

大。會。很。鄭。重、很。坦。白。的。聲。明：人。民。救。國。陣。線。沒。有。任。何。在。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權。的。企。圖，而。不。過。是。要。盡。一。分。人。民。救。亡。的。天。職。我。們。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取。領。導。權，

不替任何黨派爭取正統，而只是要促成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我們要努力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獨立性，而決不願幫助任何黨派去攻擊任何黨派。自然，對於任何當局的對敵人的妥協，我們是要反對的，是要嚴重抗爭的。但是，這完全是爲着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決計沒有絲毫的惡意；這是一個政策之爭，而不是政權之爭。有良心有手段的政治當局，正應該運用這種反對和抗爭作爲外交的利器，而不能加以摧殘。

大會再鄭重的聲明：救國陣線以後對各地救國運動的開展，願意和當地當局作誠意的磋商；我們對於在適當限度內允許我們進行救國運動的當局，願意捐棄不嫌，推誠合作；我們誠意保證我們的羣衆，能夠切實遵守磋商公定的範圍。

無疑的，我們這種主張的提出和這種任務的負擔，要使敵人驚心動魄；敵人要用全力來破壞，是沒有問題的。因此大會很誠意的忠告各黨各派：不要聽信敵人的造謠中傷，隨便拿反動的罪名，很武斷的誣毀人民救國陣線。這種手段，徒然增加民族力量的消耗，中了敵人的陰謀，使敵人快意。同時，大會保證：以後救國陣線

在言論方面，除了反對任何當局向敵人妥協，反對他們壓迫民衆，摧殘言論自由，以及反對他們用錯誤的理論麻醉人心，用開倒車的手段阻礙民族進化之外，決不向他們下惡意的攻擊。我們認爲造謠中傷以及武斷宣傳的手段，是只有在沒落中的反動的敵人，才需要的。

x  
x  
x  
x

大會認爲中華民族向日本帝國主義抗戰，足以振奮全世界的人心，刷新全世界的耳目。日本帝國主義的存在，不但是人類和平的重大威脅，而且是人類道德的惡魔。全世界一切爲和平、人道、公理、正義而奮鬥大衆，自然會認定中國的抗日戰爭，不但在求自身的生存，而更重要的在掃除人類的公敵。這是一個國際合作驅除人類惡魔的戰爭，而不過是由中華民族擔任了前鋒的任務。全世界良心未死的大衆，不但應該給我們以熱烈的同情，而且要很英勇的參加到這個國際戰線上來，共同抗敵。大會知悉：在過去，各國的人民團體，有許多已經和中國人民救國陣線取得

聯絡，而與以很大的援助。大會再向全世界的大衆——連日本國內有理性的大多數人民在內——提議：過去還沒有和中國人民救國陣線取得聯絡的各種勢力，立刻和我們建立關係；技術家、軍事家、作家、以及新聞記者，願意參加這個國際戰線的，立刻和我們通信，我們願以熱誠歡迎你們參加；你們在國外或者到中國來，都同樣的可能發揮你們的偉大力量。

大會再開誠布公的通告全世界各國：一切善意援助中國抗日的國家，人民救國陣線願竭誠加以歡迎，而且願意永遠認爲友邦。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自然要成爲一個獨立的新國家；新國家對於各國的在華權益，除含有侵略意味之部分，應完全撤銷外，其餘的一律加以尊重。新國家將來在建設上面，需要各國的協助，是非常之多的；各國在中國獨立之後，在和平基礎上所能開展的投資和貿易，只有比現在增加，而且只有比現在更有保障。大會籲請各國：不要再相信日本帝國主義的花言巧語，希望在道不顧信義、不講公理的國際惡魔的保護之下，保持或著發展在



中國的權益；你們過去所受的欺騙已經很多了。這種用分贓手段取得的權益，即使真能得到，也徒然招致中國人民的反對，而遭受更大的損失。大會再籲請各國：不要再聽信日本帝國主義的花言巧語，企圖以中國為犧牲，在遠東發動反蘇聯戰爭；也不要再鼓勵中國的內戰，以圖坐收漁人之利。這種種錯誤政策運用的結果，已經從事實上證明：是徒然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消滅你們在遠東的利益，而同時喪失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只有中國內部澈底團結，一致抗日，才能奠定東北的永久和平；也只有永久的和平基礎上面，你們才能保持以至開發合理的利益。

×

×

×

×

×大會認為這種光明磊落公平忠直的態度，能使救國陣線成為現階段最偉大的一種人民力量，而必然可以完成日下全國人民一致渴望的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歷史功業。這種正確態度的建立，不但可以博取大眾的共信，而且可以堅定內部的互信。一切外來的謠言、蜚語，都可以自然消釋；一切自覺的惶惑、苦悶，都可以豁然

開朗。大會很熱烈的希望全體同志，都能在精神上得着一種新的鼓勵，在行動上得着一種新的生機，勇往直前的完成我們促成團結的主要任務，替救國陣線開展一個新的時代，替中華民族建立一個新的基礎。救國陣線有最純潔的動機，救國工作是最光榮的努力；全體同志在這個新的指示之下，應該用最坦白，最懇摯的態度，毫不猶豫、毫不顧慮的向任何人提出，理直氣壯、大聲疾呼的在大眾前面爭取最大的勝利。

中華民族團結萬歲！

反日戰爭勝利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通過——

大會認為全國救國陣線，不久將有更偉大的開展；在這個開展當中，全國同志將盡量採取公開的方式，一面爭取自身的勝利，一面樹立民族的生機。

大會在宣言當中，指出救國陣線目前的主要任務，是促成全國各黨各派澈底團結共同抗日。全國同志在負擔起來這種神聖任務的時候，責任是極端的重大，而不容許有絲毫錯誤的。

大會預料在這個新政策號召之下，救國陣線不但能得更廣大羣衆的參加，而且能得各黨各派的贊同。但是，這種預期的勝利，是需要我們有強大的主觀力量，在很正確的策略的指導之下才能完成的。因此，大會認為我們必須有一個初步政治綱

領，統一我們的主張，整齊我們的步伐。我們在接觸羣衆以及和各黨各派人物討論時，便不至有空洞以至自相矛盾的弊病。爲甚麼我們叫他初步政治綱領呢？因爲中國反日聯合戰線的完成，有待于各實力派的正式參加，而目下的人民救國陣綫，還不過是一個基礎。我們目下還只能要求各實力派在大體上接受我們這個綱領，作爲遣派代表正式談判的基礎；而一個正式的政治綱領，是必須在正式談判以後決定的。

大會堅決的主張：將來正式政治綱領決定時，必須訂定程序，切實施行，而不能使之成爲欺騙人民的口號。

### 一、基本認識

大會認爲中國需要一個爭取自由獨立的民族革命，原爲大衆一致的要求；這個革命的完成，應該採取犧牲最小的手段，也是革命技術上的當然條件。在過去，就是在應該採取的手段問題上，各方有了不同的意見；這種不同的意見，就造成過去

民族陣線不幸的分裂。感謝日本帝國主義，牠的無理侵略促成了這種不同意見的統一，而這種意見的統一，就必然可以促成民族陣線的重新統一。

關於民族革命中對外的抗爭，過去有人主張普遍的反帝，有人主張先單獨的反英，還有人主張先單獨的反日。然而，到現在，一切不同的意見都已經在「反日第一」的原則之下，統一起來了。關於反日的手段問題，過去有人認為戰爭可以避免，有人認為戰爭勢所必需。然而到現在，一切不同的意見，也都在「反日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則之下，統一起來了。

關於國內各種勢力及各階層分子的團結問題，過去的爭論是更多，所感覺到的困難和痛苦也是特別的嚴重；而且已經常常引起重大的糾紛。這種糾紛，在目下也得着一個比較自然的解決。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使大家都下了一「毀家紓難，舍身為國」的決心，都已經踴躍的參加反日戰線。只剩了極少數最無恥的漢奸，變成了人民的公敵。在「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口號之下，個人的力量都可能變成

國家的力量；大家都站在同一的戰線，對付共同的敵人；大家都一致為國犧牲，而不再說誰打倒誰或者誰被誰打倒。

在「反日第一」的原則之下，我們對國際的關係應該是如何的建立呢？自然，我們應該儘量的少樹敵人，歐美列強在本質上，固然是帝國主義，但是在現階段的國際形勢之下，牠們還不可能直接以大量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意孤行，堅持獨占中國，尤其使令牠們感到不滿與危懼。因此，中國在外交上如能善為運用，牠們是可能給我們以相當援助的，至少我們可能維持牠們一個中立。不過，我們也決不能對牠們存着過大的希望，否則就可能遭遇到着意外的打擊，而取得可恥的失敗。

我們不必是有愛于蘇聯，而實在因為在反日戰爭中，蘇聯的確是我們最必需、最可靠的聯盟者。蘇聯在反日的立場，和中國完全同其利害，而絕對不可能聯合其他帝國主義以侵略中國。過去，因為中國革命應該採取的手段問題，一部分人因為

不滿意于俄國的革命過程而連帶反對蘇聯。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以後，蘇聯與我國當局，又發生了許多不幸的衝突；一部分人更因為這種衝突而反對蘇聯。我們認為只要中國能夠重振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精神，實行抗日，中蘇間的友善，是沒有問題的；同時中蘇間的同盟，也是十分必需的，而且是十分牢固的。

## 二、共同敵人

救國陣線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

國內敵人，既然只有漢奸，所以，除了漢奸以外，我們在橫的方面，堅決的注張各黨各派的合作；在縱的方面，誠意要求社會各階層分子的合作。

我們主張各實力派同時釋放政治犯；主張大家捐棄前嫌，不咎既往。有些人過去即使曾有危害民族利益的行動，只要他們能毀家紓難，舍身為國，我們要同樣的毫不歧視的認為同志。

## 三、政治制度

大。會。認。為。民。主。制。度。的。確。立，是各黨各派徹底合作的基本條件。結社、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是各國聯合戰線絲毫不能讓步的要求。我們堅決反對以指導民衆組織名義消滅民衆組織，以統制輿論名義消滅輿論。

大會認爲中央當局所頒布的憲法草案及國民大會組織法，實在是聯合戰線的障礙物；這種足以引起糾紛的舉動，決計不是愛惜中央的方法，而是恰好中了敵人的毒計。

大會認爲在這國難空前嚴重的時候，含有「制禮作樂」意味的憲法，是多餘的。我們很迫切的需要一個各黨各派的合作抗日會議；同時很迫切的需要一個以普遍選舉方式產生的國民救亡會議，很迅速的建立起來一個統一的救國政權。

大會認爲國家力量的統一，是必需的；但是應該爲抗敵而統一，以抗敵求統一；而不能爲統一而統一，更不能以統一消滅抗敵。

#### 四、外交



關於外交，在原則上，我們是主張：利用一切國際的矛盾，然而不能做國際矛盾的犧牲品；歡迎一切國際的援助，然而要認清友敵。在政策上，我們是主張聯絡歐美，聯合蘇聯和弱小民族。在方式上，我們是主張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

我們要積極的運用民衆外交力量，聯合全世界反日、反戰的人民勢力；一面發展救國陣線的力量，一面增強抗敵戰爭勝利的把握。

我們認為中國外交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階段，在事實上不能不有一個新的開展；這個新的開展，如果不採取上述的方式，便只有進一步向敵人投降的方式。

## 五、教育

大會認為在目前，一切讀死書的工具教育和讀古書的麻痺教育，都是罪惡。我們馬上需要大批的青年戰士，去指導救國工作，去擔任救國任務；所以我們不能在救國的意義之外，浪費一點一滴的青年腦汁，更不應該相反的消滅青年救國情緒。

大會認為我們應該以戰時國民總動員爲中心，推行國難教育方案。國難教育的

範圍，不專限於學生，而要普及工農兵學商；國難教育的方式，不應該是形式化、機械化的，千篇一律的軍事訓練，而必須能夠多方面的適應每一個人的社會本質和職業任務。國難教育的作用，積極的在提高民衆抗敵情緒，訓練民衆抗敵技術；消極的須消滅種種一切的漢奸理論，如唯武器論、物質對比論等。

大會認爲新文字的推行，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應該儘量使之普遍。

大會認爲中小學校教師，尤其是小學校教師，是戰時領導人民最偉大的勢力，必須立刻加強其組織，同時改善其待遇。

## 六、工商業

大會認爲對於貨物的苛捐雜稅，以及一切足以割裂國內市場、阻礙貨物流通的制度，應該立刻切實廢除，以利工商業。

大會認爲因爲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而修改過的現行海關進口稅率，以及特別有利於高級產品的現行捲菸及棉紗統稅稅率，是幫助外國資本打倒民族工業的工具，

應該立刻加以糾正。

大會認為日本帝國主義主持下的武裝走私，是目下對於工商業最嚴重的打擊，應該策動全民族力量，澈底的加以制止，同時普遍抵制日貨。

### 七、士兵

大會認為在反日戰爭中，士兵捨身為國，是最大的犧牲者，所以必須立刻改善其待遇，並提高其抗敵情緒。同時，我們還得從速籌集大量的基金，作為撫卹死難及受傷士兵之用。

大會認為義勇軍是目下最前線的戰士，是將來抗戰中的人民武力；必須立刻擴大其組織，並統一其指揮。我們必須立刻籌集大量的軍費，加以有力的接濟。

### 八、勞工

勞工是人民抗敵勢力中最堅決、最有組織的成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大會認為過去勞工政策的錯誤，便是用盡種種方法，分散勞工陣線、消滅勞工運動，使勞

工勢力渙散，而變成帝國主義可以隨意宰割的魚肉。這種奴化的政策，是民族解放的障礙，是不能任牠繼續的。

我們要求立刻開放勞工組織，一面使數十萬日本在華資本體系下的勞工，加緊反日反漢奸鬥爭，使之消極的可以摧毀日本資本勢力的發展，積極的可以訓練成功數十萬的英勇戰士；同時解除民族工業所受日本資本的壓迫，另一面應該用國家的力量，改善民族資本體系下的勞工待遇，保障其生活，並提高其救國情緒；應該用法令規定最低工資及最高工作時間，暨最高最低工作年齡；應該鑄除一切對工人的非人待遇和無理壓迫，給工人以讀書、說話、集會、等救國自由。

## 九、農民

大會認為爲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了解保存國土的重要，認識國家存在的利益，必須使耕者其有田；爲要解決戰時的糧食問題，必須促成合作農場之發展，以增加生產。

大會認為：在共同抗日的基礎上，對於地主的合理生活，可由國家給以保障。大會認為對於農民的苛捐、雜稅、兵差、工役，是最殘酷的剝削，應該立即徹底廢除。國家應該充分運用農民的有餘勞力；但是必須給以報酬。

大會認為過去農業金融政策，徒為農村開一高利貸資本來源，徒為居間人壟斷農產市場的資力，應即根本糾正，實行以低利資金，直接貸與農民。

大會認為農產物市價，必須加以穩定，使農民不至受意外的虧損，農民必須與以組織救國的自由，不能聽任豪紳藉保甲制度，強施勒索。

#### 十、婦女

大會認為占有人口半數的婦女，在救國陣線的任務，是十分重大的；在過去救國運動中婦女同志的努力工作和英勇犧牲，更已經充分表現出來婦女的力量。我們對於一切足以阻礙婦女參加救國運動的無理壓迫，以及在消滅婦女鬥爭情緒和政治興趣的主張——如婦女回家庭去以及婦女回廚房去的主張，加以反對；因為那樣

，便要使戰時能夠動員的人數，減少一半。

我們主張婦女應有與男子同樣的參加救國陣綫的機會；在教育、政治、法律、經濟、職業上，應實施男女平等待遇，以充實婦女力量，增強救國陣綫效能。

### 十一、兒童

大會認為兒童是抗敵陣綫中的預備力量，應該立刻普遍的加以訓育與保護，使無飢寒流浪之苦。同時，國家應該即速布置安全地帶，使在敵人武力威脅下的兒童，能隨時遷避，集中訓練，以儲蓄國家之人力。

### 十二、國內民族問題

大會認為過去當局對其他較小民族的歧視，更使他們脫離民族陣綫，甚至變成敵人的力量；所以，對於較小民族的平等待遇，不能徒託空言，而應該見諸事實，大會認為過去只拉攏少數的王公和僧侶，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的普及於羣衆。我們不能容忍帝國主義的壓迫，同時也不應該壓迫任何弱小民族。

大會認爲提高較小民族的文化水準，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但是應該利用他們原有的語言、文字；沒有文字的，應該代爲創製拉丁化新文字。我們對於他們的語言、文字和習慣，不能用威力加以統一與糾正；對於他們的宗教信仰，不應該加以鼓勵，然而也不應以威力干涉。

### 十三、僑胞

大會認爲僑胞是中國在國際上的一個偉大力量，而同時是民族革命中的一個偉大力量；過去革命中僑胞的踴躍輸將，已經可以證明。

大會認爲在南洋及歐美各國的僑胞，應該從速加以嚴密的組織，使之能在救國陣綫中，成爲國際宣傳及經濟供給的巨力。對於僑胞之合法權益，應加以保護。

大會認爲在日本、朝鮮和台灣的華僑，多數因爲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嚴重壓迫，而已經成爲反日陣綫中最堅決的份子，應該妥爲組織；其被迫回國者，應妥爲安置。

大會認為在國防工業上有熟練技術之華僑，應從速敦促其回國；侵略國在中國招募工人，應該加以制止。

#### 十四、失業及災荒

大會認為在此國防設備十分緊急的時候，而依然要使幾十萬的受教育青年，幾百萬災民和幾千萬的失業工農不能出賣勞力謀生，實在是一件最不合理的事情。我們立刻需要完成幾千萬條的壕溝，幾千萬個的地窖；為甚麼國家不能支出一筆經費，讓他們去完成這偉大的功業呢？這種經費的支出，差不多全部是消費在國內的；因此，對於國家的力量是不會損耗絲毫的。

在全國總動員的意義之下，我們主張普遍救災，澈底消滅失業；從速把災民和失業大眾組織在救國陣線之下，加緊鞏固國防。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章程草案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第二條 本會以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圖謀民族解放為宗旨。

第三條 凡左列各團體，贊成本會宗旨，經執行委員會認可者，均得為本會會員。

一、各省市之各界救國聯合會；

二、未成立各界救國聯合會省市之各救國團體；

三、各種救國團體。

第四條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為執行委員會。

第五條 全國代表大會由第三條各團體推舉之代表組織之；其名額如左：

一、各省市之各界救國聯合會三人至十一人；

二、未成立各界救國聯合會省市之各救國團體，與各特種救國團體，一人至五人。

第六條 全國代表大會之開會，須有會員三分之一代表之出席；其決議須有出席代表過半數之通過。

第七條 全國代表大會，每年開會一次，但於必要時由常務委員會召集臨時會議。

第八條 執行委員會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執行委員二十七人至五十五人、候補執行委員十一至二十三人組織之；任期一年；連舉得連任。執行委員會開會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一出席；其決議須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通過。

第九條 執行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由執行委員互推常務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組織之；任期與執行委員會同。

第十條 常務委員會設左列各部：

- 一· 事務部
- 二· 文書部
- 三· 組織部
- 四· 經濟部

五·宣傳部 六·情報部 七·交際部

各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常務委員互推之，民幹事若干人，由常務委員會聘任之。

第十一條 執行委員會每兩月開會一次；常務委員每兩星期開會一次；但於必要時均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十二條 執行委員會於必要時，得設立各種特別委員會，  
第十三條 本會經費以左列各項充之：

- 一·會費 由會員認繳每年十元至五十元；
- 二·特別費 於必要時由執行委員會徵收之；
- 三·捐款。

第十四條 本章程自代表大會議決之日起施行。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工作檢討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通過——

## 一、緒言

大會檢查各地過去的工作情形，大體尚覺滿意。大會對於各地同志艱苦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對於被捕同志堅強不屈，謹致無限的同情；對於被難同志視死如歸，謹致深痛的哀悼。

各地代表在報告當地工作的時候，很坦白的指出過去的錯誤。錯誤是任何的政治鬥爭中都不可免的。很坦白的承認錯誤，很勇敢的不斷糾正錯誤，是革命者最可寶貴的精神，是取得最後勝利的武器。否則掩過飾非，硬幹到底，那就要變成反動

者，而且結果要變成失敗者。

因為救國陣線只有短短的六個月的歷史，救國陣線裏的幹部，過去又多數沒有參加過政治鬥爭，對於工作的檢討，自然是一件很生疏的事情。在這裏，真要使我們不能不感到鬥爭的偉大；五個月間血的經驗，居然會使工作檢討這一部門，表現出來異常豐富的內容。諸位同志在檢討工作的時候，有很精采的報告，有很熱烈的討論，有很正確的結論，這種血的經驗的交換，使每一個同志都鼓舞起來，都意想不到的理會了這一次大會意義的重大。我們也許可以說：工作檢討是大會當中頂頂精采的一個節目；這種精采的節目，是官僚政客們的集會所不能有的，而同時是可以使官僚政客們咋舌的。然而，這個檢討究竟夠不夠呢？必然是不夠。因此，我們還得有檢討的檢討，還得有不斷的檢討。讓我們把這個檢討當做一個雛形吧！

我們用不着說，過去鬥爭的成績，在歷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只有一個歷史上空前的成績，是不夠的。假如只有一個歷史上空前的成績，而我們的主觀力量，依

然還趕不上客觀的條件，我們的努力便依然是不夠；我們的勝利便依然沒有把握。僅僅在歷史上爭取一個空前的地位，有什麼用呢？我們難道只想在歷史上留一個英名嗎？我們是必須把我們的民族，切切實實的從殖民化的路上救出來，而讓牠跑上自由獨立的大道的。簡單的說：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空前的勝利，是一個最後的勝利，而不僅僅是一個空前的成績。這就是工作檢討的意義；工作檢討的任務，就在詢問我們自己有沒有充分運用客觀條件和能不能密切配合客觀條件。工作檢討的目的，就在使我們不做失敗的英雄，而做偉大的民族解放功業中的最後勝利者。

## 二、優點

在宣言當中，大會曾經指出：救國陣線的努力，已經使華北局勢，一時的和緩下去；使漢奸活動和投降輿論，不敢公然的抬頭。這種勝利是足以寶貴的；牠曾經使許多在過去反對羣衆運動的人們，深深的了解羣衆運動的偉大，而變成羣衆運動

的贊成者，甚至變成羣衆運動的參加者。

大會認爲過去工作足以滿意之點，爲英雄主義之消沉，爲深入民間之認識，爲組織方式之及時變換，爲鬥爭技術之普遍提高。這許多優點，都是空前的；這種優點之取得與培養，就安置好了民族解放的基礎。

在過去五個月的鬥爭當中，救國陣線不曾犯過以往民衆運動中常見的爭主席，爭委員的醜劇。大家都只知道爲救國而努力，只知道任務的負擔，而不知道什麼權利和名位的爭奪。這種英雄主義的消沉，不但證明救國陣線的純潔，而且證明中國民族的進步。

各地同志在鬥爭開展以後，大家都感覺到喚起民衆和組織民衆的重要。在和民衆接近之後，他們格外認識民衆力量的偉大。各地同志組織民衆宣傳隊、農村宣傳隊、和擴大宣傳隊，在冰天雪地中向民衆宣傳，指導民衆組織救國會。同時，他們利用民衆學校、識字學校、新文字傳習班、以及各種各樣的研究會，使民衆能有永

久性的組織，能受不斷的訓練。他們不但認識民衆組織是自己的外圍，而且更進一步認識民衆組織是救國勢力的基礎。這種種的成績，是可以寶貴的，是值得稱許的。這表示大家都已認識個人不能救國，英雄不能救國，而只有大衆的奮起團結一致才可以救國。

在各地救國組織受着意外打擊的時候，同志們都能相當的迅速應付，把實力在另一個方式之下保存起來，把組織在另一個名義之下開展起來。他們不因爲受打擊而悲觀，以至於消沉；也不因爲受打擊而憤怒，以至於意氣用事；而只是認爲必然，沉着應付。這表示他們都已經明白：救國是一件艱苦而需要長期鬥爭的功業，而決不是可以僥倖投機取勝的玩藝。這種覺悟，也是值得寶貴的。

在過去短的五個月鬥爭當中，各地同志在組織、宣傳、領導示威、以及應付環境的手段，都已經相當的藝術化。在寫作、演講、出版、發行、通信的技術上，都已有很好的進步。這是學校教育所不能給與，而是書本上所找不到的經驗——這



是只有在實際鬥爭中所能領悟到的。

的確，在爭取公開的技術上面，在許多的區域中，都不免犯了錯誤；但是，在若干地帶，却有了很寶貴的成績。比方，有些地方在發起救國會的時候，就能找取當地官吏、教育家、紳耆和工商業家中救國熱情較高者，或者先和他們談判，取得他們的暗中諒解，或者簡直請他們出來領導。有些地方在發起救國會的時候，雖然明知當地當局不可能讓我們登記，但是依然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詢問當局能不能給我們登記，或者給當局一個呈文告訴他們救國會已經成立。這樣，就可以使他門瞭解我們的純潔和坦白，知道我們並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企圖和絲毫的惡意，而對我們放心。在有些地方，學生組織農村宣傳出發下鄉的時候，公然行文各縣縣政府說明意旨，請他們保護。這種種的方式，在爭取公開的意義上，都是很正確的。我們理直氣壯的去救國，何用偷偷摸摸呢？自然，這種方式的應用，以及應用到什麼程度，依然是要看當地的環境和當時的形勢的。

最後的一個鬥爭階段是頂頂不容易把握的。在許多情形之下，許多情緒不足以及技術不高的同志，往往遇到了打擊就退縮下去，或者因為受了打擊而憤懣，而進行決裂；因此，我們就放棄了一個可以鬥爭的最後階段，而不能儘量的完成他們的任務。同志們！這個最後的鬥爭階段，往往是可以使一個運動絕路逢生，由失敗而轉變為勝利的。比方，華北某處學生農村宣傳團，在被當地保安隊逮捕正當被押解回校的時候，一位同志向官長要求在出發之前讓他說幾句話。官長允許他。他便痛哭流涕的向官長和兵士說明國難的嚴重和他們下鄉宣傳的用意；偉大的熱情和沉痛的語調，竟使聽衆痛哭失聲；這一隊的官兵，便變成救國陣線裏的同情者，而學生們就在優待和保護之下，繼續了三天的宣傳工作，組織成功當地的農民救國會。這個最後鬥爭階段的把握和運用，是多麼偉大呢？

### 三、缺點

我們雖然有上述滿意之點，然而在每一個滿意之點當中，仍然存有若干成分的錯誤。這種錯誤，因為我們還只有短短的六個月的歷史，是難免的，而且是可以原諒的。不過，這種錯誤的存在，已經使有些地方的救國工作受着不應有的損失，使許多地方的救國運動不能擴大，使許多同志受了不應有的犧牲。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再「可以原諒」四個字來替自己解釋，來欺騙自己。我們要很嚴重的注意這種錯誤，要用革命精神糾正這種錯誤；否則民族解放的大業，是要遭受不需要的稽延的。

各地工作一般的缺陷，工作上配合上是實際工作趕不上宣傳，而組織力量趕不上羣衆示威；在路線採取上是沒有充分的爭取公開，或者不必要的轉到秘密路線上去；在策略運用上是沒有充分了解聯合戰線的意義，沒有高度修養聯合戰線的技术。

自然，這所謂一的缺陷，也並不是普遍的；在某幾個地帶，存在着某幾種的缺陷，而在別幾個地帶，存在着別幾種的缺陷。

## A—工作配合上的缺陷

所謂工作配合上的缺陷，上文已經指出：第一，是實際工作趕不上宣傳，而第二，是組織力量趕不上羣衆示威。內中第一種缺陷，特別存在於上層團體，如文化團體等。這是因爲許多上層團體，容易拘泥在文章救國、通電救國的典型裏面，而忽略了和羣衆的接觸，以及和下層組織的密切聯繫。至於第二種缺陷，牠是比較普遍的存在着。

這兩個缺陷的原因，是因爲救國陣線在一二·九之前，沒有固定的組織；各地當時都是爲着要應付最迫切的華北事件，臨時爆發了一個行動，而救國陣線的組織就是在行動當中自然形成起來的。「臨時爆發」因此便成爲救國陣線的先天性，而這兩種缺陷，便是這種先天性的遺毒。

這兩種缺陷，在某一時期中往往同時暴露。這是因爲我們很急促的在行動當中形成組織之後，羣衆的情緒久經壓迫，在初時自然是極度高漲的；經過相當時間

之後，這種極度高漲的情緒，又不可避免的要再度低落。然而，幹部同志因為身當其衝，不但自己的情緒不願低落，而且不願看見羣衆情緒的低落。在那時，組織的力量自然還很薄弱，而幹部同志也往往不知道以組織力量鞏固羣衆情緒。他們只是不斷的提高宣傳的語調，想在宣傳工作當中表示出來陣線依然前進；只是不斷的佈置行動，想在行動當中提高羣衆的情緒。因此宣傳便脫離了實際工作，而組織便趕不上行動。

宣傳要領導實際工作，要站在實際工作的前面，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離開了太遠，宣傳便變成凌空的超階段的宣傳，便表現出來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這似乎是共黨的口吻吧？然而不必害怕，這是大衆鬥爭的術語，並不是誰的專利品。爲了要使民族解放得着勝利，這種術語我們應該堂堂皇皇的應用，應該儘量的應用。）

我們應該認定；我們的基本任務是需要長時期的鬥爭的，然而，我們的臨時任

務和現階段的特殊任務，應該是說得出做得到的，是要說了就做的。

但是，因為組織力量的薄弱，許多救國會根本不會有過一個周密的工作計劃，把基本任務分成若干個階段；再把這許多階段的任務，分配在每次的行動當中，作為每次行動的特殊任務，使我們的基本任務，可能在許多次的行動當中逐步的爭取完成。因此，基本任務對於每次行動，便只有形式的聯繫；基本任務成為每次行動中的一個永遠口號，而每次行動，並不是為着要完成基本任務的某一個段落。更因此，整個的運動喪失了一個有步驟的一貫路線，而變成東撞西碰的隨便抓住題目做文章。如果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救國工作究竟已經做到了那一個階段？恐怕許多人都不能答覆！

在每一次行動當中，我們也往往沒有周密的計劃，規定應該完成基本任務中的某一個階段任務和應該完成某一個臨時任務，以及臨時任務和基本任務的聯繫。因此，行動變成散亂的游擊戰爭，變成只有口號而沒有具體任務的形式集會，變成沒

有充分意義的羣衆情緒的浪費！

因爲不知道用工作計劃來分配任務，更因爲宣傳經常的脫離實際工作，我們所提出的要求，便往往和任務脫離，而變成官樣文章。

我們要認定：要求提出了之後，就應該使之變成行動中的任務；我們提出了要求之後，如果不能用羣衆的行動力量把牠爭取到手，我們就不能對社會表示救國陣線的力量，就要失去了大衆的信仰；同時，對於自己的羣衆，一面是徒然鼓勵一部份人的誇大狂，而另一面，是使穩健的分子感覺到胡鬧。

說到臨時任務，如果我們估計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不可能爭取到某種要求，我們情願不要提出，或者用較低程度提出。比方，對於被捕同志的釋放，如果我們不能用實際要求立刻釋放，我們情願提出「要求釋放被捕同志」，而不要提出「要求立刻釋放被捕同志」。我們不要使救國會變成說大話的機關；我們提出了一種要求，必然先要精密估計能夠取得這種要求的勝利，必然要能夠發動羣衆的力量爭

取這種要求。自然，失敗是難免的，但是我們如果把失敗當作我們的目標，認爲失敗無關緊要，我們便要變成失敗主義的永遠失敗者！

要求的過高，在上層便要犧牲了爭取公開的條件，在下層便要使大部分情緒不夠的羣衆脫離。我們如果不能把要求提得恰到好處，使上層份子能夠直理氣壯的向當局爭取公開，上層份子便先要退縮。即使他能鼓起勇氣去爭取，而結果當局不肯同意，我們那時又怎麼辦呢？救國陣線裏的上層份子去向當局交涉，不是去說人情的，也不是去說大話的。如果讓上層份子不斷的去說人情，救國陣線便可能走妥洽路線；至少，上層分子要變成一個妥洽者，甚至因爲頹厭而退却。說大話自然更要不得。

我們應該認定：上層份子向當局交涉，意義不但在提出羣衆的要求，而同時要表示羣衆的力量。我們的準備，應該是：能用磋商手段和平爭取勝利，自然最好；如果不同意的話，我們的羣衆力量也可以自動的爭取到勝利。然而，倘使我們



的要求已經超過了主觀力量，我們那時候要發生重大的困難。不同意就算嗎？那是一種可恥的失敗，是足以損毀我們的榮譽，削弱我們的力量。冒險去發動一個行動嗎？即使能僥倖取勝，然而硬生生的提高羣衆的任務，結果也徒然驅使他們退却！

我們必須明白：行動是足以提高羣衆情緒的，然而也是足以消耗羣衆情緒的；只有適合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的行動——可以爭取勝利的行動，是足以提高羣衆情緒的，不然便往往只有消耗羣衆情緒。我們必須能夠把握住一個很好的時機——一個很好的題目，要分配給羣衆一個適宜的任務——不過低於主觀力量也不超過主觀力量的任務，同時在技術方面能處處顧到羣衆的安全，在結果的估計上面，要確然有可以取得勝利的把握，然後我們才能確定行動可以提高羣衆情緒。不然的話，便是冒險，便是投機，結果便往往只有消耗羣衆的情緒。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準備每一次行動之前，都必須再三放慮的。

我們往往也沒有了解行動和組織的聯繫，不了解組織是行動的基礎，而行動是

擴大而且鞏固組織的工具。有些同志只知行動，不顧組織；今天要行動，明天要行動；有時沒有眼前問題足以作爲行動的目標，便向歷史上找出一些不重要的紀念日，要求一個行動。在行動的時候，既然提不出充分的意義，分配不出有意義的任務，結果便果徒然浪費了羣衆的情緒，有時甚至浪費了羣衆的血肉。

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應。該。有。不。斷。的。鬥。爭，然而不能有不。斷。的。行。動。我。們要問：在每一次行動當中，我們能否把新爭取到的羣衆好好的組織起來呢？能否把新識別出來的幹部好好的提拔起來呢？未必，而且往往毫不注意。這樣，組織力量一面是不需要的浪費下去，一面又不能利用行動把牠擴大而且鞏固起來，組織便要一天一天的縮小下去！

這種不斷行動論的錯誤，一面是受了「臨時爆發」的先天性的遺毒，而一面也是由於組織本身的缺陷：

第一，我們沒有使中級幹部積極的去接近而且聽取一般羣衆的意見，而只是讓

他們消極的接受少數情緒過度高漲的同志的意見。事實上，往往只有少數情緒過度高漲的同志，會有勇氣向中級幹部提出要求的。中級幹部倘使把他們的要求傳達至上級去，而上級也就根據這種要求來決定行動，行動自然便要過於頻繁，任務也自然就經過分提高，而超過了大多數羣衆的情緒。

第二，我們不但沒有周密的工作計劃，而且根本的沒有注意到訓練。我們不於平時以宣傳和訓練提高羣衆情緒，而只是企圖臨時在不斷的行動當中提高羣衆的情緒。我們沒有好好的把經常工作分配給同志們；甚至許多同志不知道除了行動之外，我們應該有更重要的經常工作。因此，情緒過高的同志，便要覺到無處發洩，而不斷的要求行動。倘使我們能把宣傳、組織、和別種經常任務分配給他們，使他們能在經常工作上發揮了一部份情緒，我們就剛好可以消滅了一個足以削弱組織的因素，而同時加入一個強大組織的因素；組織力量的擴大與鞏固，便不成問題。

現在我們把工作配合上的缺陷，作下面的結論：

我們因為未能克服「臨時爆發」的先天性，因為組織力量的薄弱，致令宣傳和行動都和組織失去了密切的聯繫，或者不會有計劃的把牠們聯繫起來。因此，宣傳和行動變成不是組織的利器，而剛好是削弱組織的因素。這樣互為因果的開展下去，是十分危險的。我們要努力把這種危險的趨勢克服下去。而使之向正常的有利的方向開展——用宣傳和行動來擴大組織、鞏固組織，再用組織的力量去推進宣傳、充實行動，以進一步的增強組織力量。

#### B——路線採取上的缺陷

行動上祕密路線的錯誤，也不是偶然的。救國運動的爆發，剛好在漢奸活動和投降輿論公然抬頭的時候；羣衆在那時候，對於現狀的忿激和不满，已經到了極度；而爆發的方式，又往往是衝破了當局的高壓手段的。因此，救國陣線一開始就往往已經和當局成爲尖銳的對立，而行動就已經採取了祕密路線。在幾次行動之後，羣衆的情緒是一天一天的高漲，對立的態度也一天一天的尖銳。在這種形勢之下

，我們要遭受嚴重的壓迫，是必然的。壓迫以後的行動。自然是更加趨向祕密路線了。

我們對於爭取公開的意義，還往往沒有深刻的了解。有些人以為公開是要赤裸裸的連我們的組織內容，都和盤托出的告訴當局，然而又認為那樣是太危險。有些人錯認爭取公開便是「合法組織」，以為必向當局登記，然而又認為在「敦睦邦交」的意義之下，救國團體的「合法組織」是不可能。

自然，如果是我們估計客觀環境和主觀力量都不妨把組織內容公開出來，我們儘可以那樣做——然而當然要十分慎重。我們救國還怕見人嗎？否則，倘使我們認為組織公開有可能的危險，我們是應該採取組織祕密，行動公開的策略。我們得了解：爭取公開的意義主要的還是指行動的公開。

救國團體的「合法組織」，事實上是往往不可能的。因為根本上，許多地方當局，就不敢公然批准救國團體的組織。同時，在爭取救國自由的口號之下，我們也

應該認爲「批准」的手續不需要。

救國團體的本質，應該是在所謂「合法組織」與「非法組織」中間的一個合理組織。在保障上，我們不必得當局的批准，然而要有大衆的同情；我們不向法律申訴，然而可向以公理陳情。有誰來干涉我們組織，我們只要問他有沒有理由禁止我們救國。

行動公開的意義，有些人也不了解；他們以爲我們只要能夠把羣衆領導到馬路上去，就已經算行動公開。因此，他們認爲用秘密方式策動一個示威，也算是行動公開。其實，這是錯誤的。在行動公開的意義之下，我們第一步，還得通告大衆：我們要有了一個示威。而且我們同時應該斟酌情形告訴當局：我們要有了一個示威，請你不要干涉。如果用秘密方式發動一個示威都能算是公開行動，世界上便沒有秘密行動了。行動公開是必須在開始就公開的，而且要努力使公開性愈大愈好的。

有些人認爲我們不應該向當局說話；那是太錯誤了。救國團體不是一個奪取政

權的團體、在本質上是不應該不需要的和當局對立的。我們對當局應該有政策之爭，然而絕對沒有政權之爭。我們在政策上，是不妥洽的；在政權上，既然根本上已經不爭，便無所謂妥洽不妥洽。政權既所不爭，我們自然可以向他提出人民的要求，而同時對他表示我們的力量——那就是說，如果他要無理壓迫我們，我們的羣衆力量是能夠衝破壓迫的。而且，我們在同志被捕的時候，我們也去要求釋放。爲甚麼在去行動之前，我們就不應該告訴他呢？當然，我們派去和當局接洽的份子，必須要十分了解救國陣綫的意義，而同時是十分堅定的站在救國陣綫的立場的人物。

因爲歷史上的祕密性，因爲我們沒有能夠了解爭取公開的意義，而及時糾正這種祕密性，救國陣綫便始終不會得着正確的開展。我們沒有在第一二次表現出來羣衆力量之後，立刻運用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地位，用誠意磋商態度，和當局談判行動公開的方式，一面融化了過去的對立，一面在公開行動之下，爭取更大的勝利。這是我們過去的重大錯誤。那就是說，我們在初期「救國有罪」的時候，應該用祕

密行動爭取救國運動的公開；而後來，就應該用公開行動擴大救國運動。救國是理直氣壯的事業，我們何必怕見人？我們如果能在和平當中爭取更大的勝利，我們又何必一定要犧牲？爲甚麼我們不能把力量擴大一下，積蓄一下，留作將來更偉大的犧牲之用？如果磋商無效了談判失敗了，我們再用威力來爭取，我們的情緒只有愈高漲，我們的力量也只有愈強大。這種「先禮後兵」的步驟，不問談判成功不成功，都是十分有利的。

我們向當局談判的時候。自然在技術上應該有一個退讓的地步，然而必然也要有一個退讓的限度。我們是在退讓到了限度之後，依然不能取得同意，然後用羣衆的力量去答覆他的。假若我們不預留退讓的地步，一上去碰壁了，回來就轉到秘密的路線上去；那就是因爲技術上的錯誤，而不需要的提早轉入秘密路線。即使已經預留退讓地步，在屢經談判之後，已經到了退讓的限度而談判依然失敗，我們到那時還得把主觀力量和客觀環境重新估計一下。假若重估的結果，認爲以對抗的方式



採取秘密路線，還不如再退一步接受在原定限度以下的條件，保持公開來得有利，我們依然應該以最大的容忍態度保最低限度的公開。我們決不能在這時候意氣用事，或者勉強的超過了主觀的力量，用行動去答覆他，或者甚至率性完全放棄工作。

在這裏還得指出：交涉中最高最低的限度的訂立，是要十分審慎的。初步的要求不妨稍高，然而也不能超過合理的限度；最低的限度不能太低，然而決不能超過主觀的力量。頂有利的方式，是要保持談判決裂以後必然可以用行動答覆的地位，而不要使派去談判的代表失面子。所以，上文所說在重新估計後再決定行動，在手續上是必需的，然而重新估計的結果，是不應該常常要放棄行動的。假若原來的估計是正確的，交涉失敗以後的羣衆情緒應該只有高漲，行動的可能與勝利的把握應該格外大。重新估計以後而必須放棄行動，那就表示原來的估計一定不準確，那就表示估計的失敗造成了不能以行動答覆的失敗。但是，假若我們明知勉強以行動答覆可能的失敗要超過不能以行動答覆的失敗，我們還是不如容忍一個不能以行動

答覆的失敗。

有一分機會應該奮鬥一分，工作終善於不工作。如果主觀力量不能衝破可能得到的低限度，我們還只有在低限度中努力，以培養我們的力量，以便將來可以爭取較高的限度。隨便放棄了限度而轉入秘密路線是不可以的；放棄工作更是萬萬不可。那樣，我們便是英雄主義者；在意識上，便變成認爲救國是消遣，而不是責任。

關於「當局」兩個字的解釋，是指大大小小的政治當局、職業當局和學校當局。我們如果能找到當地最高政治當局的瞭解，那自然是再好勿有；不可能的時候，我們可以退一步覓取較低的政治當局的瞭解；再不可能的話，我們可以再退一步覓取職業當局或者學校當局的瞭解。這種退一步的活動，是十分重要的；否則，我們也要不必要的放棄了工作。

爭取公開是聯合戰線中頂頂重要的策略，是不能絲毫忽略的。秘密路線的危害是很大的；牠會使一個光明磊落的救國運動變成偷偷摸摸的勾當，牠會使羣衆的數

量縮小，牠會使幹部人物失去了修養公開號召大眾技術的機會，牠會使領導人物因為和羣衆隔離而犯了右傾機會主義或者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所以，我們不是萬不得已，是不應該放棄公開路線的。

### ○——策略運用上的缺陷

聯合戰線的意義，是在橫的方面團結各黨各派，在縱的方面團結社會上的各階層，去對付共同的敵人。這樣的極大的團結，是需要極端的誠意和極端的寬大容忍的態度的。過去的缺陷，便是我們因為採取祕密路線的錯誤，和技術修養的幼稚，在誠意上不能作具體的表示；更因為一部份的同志一時來不及修改過去的偏狹意識，不能把自己最大的努力放在團結大眾和對付共同敵人的最大任務上去，在寬大上也不能作有力的表示。

本來，在上述的泛大結團的意義之下，救國陣線的爭取公開，是絲毫不能放鬆的。然而，不幸得很，因為上節所述的種種原因，我們是始終盤旋在祕密路線上面

。因為秘密路線的採取，我們在佈置行動的時候，不但要對於當局秘密，甚至要對於一部份的上層份子秘密，更甚至對於自己的羣衆也秘密。

上節已經說過，秘密是限於組織的，而絕對不能不必要的把行動秘密起來的

——行動是只能在向當局公開要求失敗之後，而以秘密策動給他一個答覆的。倘使一開始就用藏藏躲躲的方式去佈置行動，那徒然是使當局疑心我們別有作用，徒然便於敵人造謠中傷，說救國運動有背景，有奪取政權的企圖。救國是天底下都可以談的，何必藏藏躲躲呢？

對於一部份沒有參加救國組織的上層份子，我們有時因為佈置某一個行動——如紀念會之類，邀他臨時參加這個行動。在擴大組織的意義之下，我們是應該在這個行動當中，使他感覺到羣衆愛國熱情之可愛，而很熱烈的永遠變成救國組織中的一員的。但是，就是爲了秘密，我們有時不敢把行動的內容完全告訴他——比方，我們只告訴他開會，而沒有告訴他要示威。當他臨時在羣衆情緒的壓迫之下，不能

不參加示威時，他便要感覺到今天上了圈套，被人逼上梁山。即使他本來情願參加示威，他也會因為臨時被逼參加而感到不快。

甚至對於自己的羣衆，在通知他參加行動的時候，也不把行動的內容完全告訴他。有時候明明是佈置一個開會後的示威，而通知的時候却單說開會、或者甚至說是演講會或者游藝會；這樣，我們分配給羣衆的任務，在通知上是很輕鬆的，而等他們到會之後，却是臨時把更重的任務交給他們。這些，在情緒很高的羣衆，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是很愉快的；但是在情緒比較不夠的羣衆，他就會感覺到上當。同時，如果那臨時提出的任務，不超過當時會場裏任何羣衆的情緒，也是不大要緊的；但是如果任務已經超過了情緒比較低落羣衆的要求，或者我們沒有好好的把他們的情緒臨時提高，那便徒然給他們一個惡劣的影響。我們在這裏必須明白：在整個的革命過程中，革命進展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是可以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的，然而，並不是說在一個行動當中也要這樣做的。

在爭取公開的意義上，我們必須努力使大家對於救國工作聽得進，看得慣，使大家當救國工作是家常便飯。（這裏家常便飯四字，是用來形容公開性和普遍性的；我們自然不是說救國運動是那樣的輕易和無關緊要。）那樣，然後可能使大家都能自願的參加；也只有那樣，救國運動才能取得更大的勝利。倘使救國陣線要使人看成神祕，要使人懷疑，甚至連自己的羣衆在參加行動的時候，都不知道今天究竟會發生什麼意外，救國陣線便要逐漸的變成只有情緒特別高漲的人敢來參加，甚至變成只有知道全部祕密的幹部敢來參加。

所謂寬大容忍，自然不是說我們對於敵人也應該寬大容忍。我們對於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是絲毫不能主張寬大容忍的；然而對於當局，對於一般羣衆，以至對於自己的同志，是必須極端的寬大，極端的容忍的。

在整個的公治外交政策底下，我們自然不能希望地方當局給我們以絕對的救國自由。我們放鬆了整個的公治外交政策，而專對地方當局或學校當局取攻擊態度，

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聰明的。我們應該和他們縝密的磋商，能夠讓我們活動到什麼地步。在救國的大義之下，大部份的當局是不會說絕對不許我們活動的。假若他們所給我們的限度太低，我們應該很懇摯的追問他們為難的所在；我們應該在技術上替他們周密設計，解決他們一部份的困難，再用誠意消除他們的疑慮，用熱情提高他們的勇氣。這樣，我們就可使這種限度提高到合理的可能的標準。我們應該明白；許多當局是和我們太隔膜，許多當局甚至不了解局勢；我們是需要和他們接近，隨時教育他們的。我們不要把他們看得太低，然而千萬也不要讓他們看得太高。我們應該對他採取原諒的、鼓勵的教育態度，而不應該隨便指他為漢奸、賣國賊。我們不能告訴他我們的組織內容，然而應該不斷的對他們表示我們的態度和主張，尤其應該事前向他們爭取每一次行動的公開。

聯合戰線是包括各黨各派和各階層的，我們到那裏而去，是應該為着聯合戰線的勝利而奮鬥，為着消滅共同敵人而奮鬥。這並不是說，我們是要放棄了自己階層

的利益和自己黨派的主張；而是說，聯合戰線的勝利是爭取自己階層的利益和達到自己黨派的主張的一個必經的階段。假若讓共同敵人勝利了，任何的階層和任何的黨派都要遭受重大的犧牲，而使任何階層的利益都更不易爭取，任何黨派的主張都更不易達到。

在聯合戰綫裏面，理論問題是不應該直接提出的。倘使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集會裏面有各黨各派的人物，而一定要直接提出自己黨派的理論，那結果是徒然增加了糾紛，而使聯合戰綫破裂。事實上，單純的理論是沒有在聯合戰綫裏面提出的必要的；在聯合戰綫裏面應該提出的理論，只有聯合戰綫的理論。自然，我們在分析事實的時候，在決定策略的時候，可以充分運用各自的理論；而一種最正確的理論，自然可以對於事實作最正確的分析，對於策略作最正確的決定。不直接提出理論問題，而只是通過了事實的分析和策略的決定，間接的發揚出來自己理論的優點——能夠恰好把握住現實，很中肯的分析事實，很精密的決定策略的優點，是爭取理論



勝利的最高的手段。只要能夠在這種實際問題上表現出來自己的理論的偉大，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使別人相信你的理論。當然，在說明這種分析和策略的時候，是不妨提出自己理論中的某一個原則的；但是絕對不能憑空提出自己理論中的某一個原則，作爲引起糾紛的題材。

自己階級的利益，也是不應該在聯合戰線裏面直接提出的；我們只能通過了聯合戰線的立場，提出某一階級的利益。我們只能說，爲了增強抗敵的力量，爲了擴大而且鞏固聯合戰線的基礎，爲了整個民族的利益，我們必須改善工農和兵士的待遇；而不能說，爲了工農和兵士階級的利益，我們必須改善他們的待遇。我們自然應該認定工農和兵士是聯合戰線的基本力量，我們自然應該要時時刻刻顧到他們的利益；然而我們一面提出工農和兵士的利益，另一面也不要嚇跑了其他的階級才好的。我們最合理的提出，是說：在抗日戰爭中，工農和兵士要犧牲他們的血肉，資本家和地主至少應該犧牲了一部份的經濟利益。自然，愛國情緒高漲的資本家和地

主，不但準備犧牲了自己的經濟利益，毀家紓難，而且同樣的準備犧牲他們的血肉的。

我們應該明白：聯合戰線的基礎還是很薄弱；我們現階段的任務，不在滿足少數情緒特別高漲的同志的要求，而在如何使多數情緒比較溫和的同志不至於脫離戰線，尤其在如何使更多數情緒低落不曾參加戰線的人們可以踴躍參加戰線。情緒高漲的同志是可以寶貴的，是值得尊敬的。然而他們必須覺悟，他們來參加聯合戰線不是爲要發泄自己的牢騷，而是要吸收廣大的羣衆；他們不能要求在某一次行動當中發泄自己的情緒，而應該在宣傳、組織、訓練等經常工作中發揮自己的情緒。每一個領導份子更應該明白：他的言論、行動，不在迎合少數情緒特別高漲的同志的要求，而在喚起大多數情緒比較低落的羣衆的參加。領袖是要能夠切切實實的領導羣衆的；他不能脫離羣衆，也不能跟着羣衆跑，而變成羣衆的尾巴。老實說，情緒特別高漲的同志，是用不着去迎合他們的，他們是不會脫離聯合戰線的。如果他們

感覺到煩躁和不滿，領導份子應該儘量勸說他們，儘量分配經常工作給他們做。即使一時勸說無效，他們在氣忿中走開了，不久他們也是要回來的。他們能到什麼地方去找更激烈的救國工作做呢？到是情緒比較低落的人們，如果把他們嚇跑了，他們或者便要消沉下去，或者便可能投入一味以救國口號騙人而不主張有任何行動的假救國陣線裏去。這是極端危險的，是每一個同志都要密切注意的。要之，只靠少數情緒特別高漲的同志去衝鋒，而沒有多數情緒比較低落的羣衆做主力軍共同奮鬥，國家是救不了的。只讓少數情緒特別高漲的同志在裏面橫衝直撞，而把多數情緒比較低落的羣衆關在門外，聯合戰線便要就此破產！只要求自己的痛快犧牲，而忽略了領導大衆去共同奮鬥，聯合戰線的戰士便成爲個人英雄主義者。少數情緒特別高漲的同志充分滿足了要求的時候，便剛好是一般大衆被嚇退的時候，便剛好是聯合戰線覆沒的時候。救國工作是需要長時期的艱苦鬥爭的，決不是取快一時可能收效的。

在救國陣線裏面，個人主義的領袖慾是相當的克服了；個人主義的選手慾，却不曾克服！有許多青年同志在學校裏面，在言論、行動、服裝上面，處處都要表示出來「不凡」；正和運動會裏的選手們要穿上運動衣，要表現出來他們的大腿一樣。他們歡喜參加上層集會，然而不歡喜組織他們左右的同學；他們歡喜向工人、農民宣傳，然而不歡喜對同學講話；他們認為同學們是只配在看台上喝采、拍手的，而不配共同上運動場的。這樣，領袖份子便完全脫離了羣衆，而變成光桿領袖；許多學校裏的救國運動，便因此不能開展；這些「不凡」的領袖，把多數「循良」的份子都嚇跑了！

跟着選手慾的發展，便有學校間領導權的鬥爭——正和校際競賽爭奪錦標一樣。本來，以學校爲單位，大家都站在救國陣線裏面，以一致的行動，向共同的救國目標奔跑，努力爭取優勝；那是完全不錯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不在救國工作上爭取優勝，而只在學聯的內部組織上爭取自己學校的地位；那往往就容易放

棄了共同目標而從事于相互間的爭奪。有時甚至放棄了一致行動的原則，而以一種行動作孤軍奮鬥；那結果要使學聯不易建立，或者使學聯分散。

救國力量是要一點一滴都集中起來而決不能分散的；集中力量 and 一致行動，是絲毫都不能忽略的。我們不但要使在一個區域以內的許多學校聯合起來組織學聯，而且要有全省、全國的學聯。各級的學聯，更要和其他的救國勢力聯合起來，而成為各級的救聯。任何的行動，事先必須在當地救聯通過，而使之成為一致的行動。在集中力量、一致行動的原則之下，各部門的救國勢力自然應該努力競爭。比方，在每一次行動當中，動員的人數就可以做一個競賽。那一個救國會這次動員人數比上次多，那一個比上次少；那一個學校動員的人數占全體學生百分數最多，那一個學校動員的人數占全體學生百分數最少；都應該有一種記錄，有一個批判。此外，在宣傳品的準備方面，在秩序的維持方面，都可以有一種競賽。然而，我們要牢牢的記着：這種競賽的意義，決計不是個人主義的選手慾的發展，而是集團主義的發

展；我們所爭取的是整個救國運動的勝利，是爲了保證救國運動的勝利才有這種競賽的，並不是爲了一個學校、一個部門的勝利而發動這種競賽的。

過度的疑慮，也是使聯合戰線不能開展的一個原因。有許多人把「救國有罪」四個字看得太嚴重了；他們一味在防止奸細破壞方面做工夫。於是，爲了防止少數的奸細，就把大多數可以救國的人們關在門外。我們應該明白：在我們接觸的羣衆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可以救國的；而可能做奸細的真是不到百分之一。大家都有一顆心，誰願意破壞救國運動呢？事實上，救國團體當中並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把他們關在門外，也許他們倒要疑惑我們別有企圖；讓他們進門來看看，反而可以釋然。原想做奸細的人，一看到我們光明磊落的态度，也許要被感動而改變態度。隨意疑惑別人是漢奸，隨便拿漢奸帽子給別人戴，那在聯合戰線的意義之下，真是十分危險的。

## 四 結論

聯合戰線的意義，可以用「同舟共濟」四個字來解釋。一隻船遇了險，船裏面的人自然會忘記了平時一切黨派的歧異和意見的衝突，而共同協力使這隻船出險。那時候如果真有少數不顧大局的人，依然爲了自己的行李而不顧大眾的生命，那才是大眾的公敵——漢奸；此外是不應該有另外的糾紛的。一切的黨派歧異和意見衝突，都只好在出險以後再來算帳；然而，一度共過患難之後，也許就不必再算帳了。

聯合戰線的立場，是絕對的超黨獨立的。我們應該用聯合戰線的機構去吸收各黨各派的人物；然而絕對不能把聯合戰線出賣給任何黨派。我們應該用聯合戰線的機構去運用各方面，然而絕對不能被任何一方而運用。參加聯合戰線的任何人，都應該把他的社會關係和組織關係運用起來充實聯合戰線的力量，然而絕對不能因爲

自己的社會關係和組織關係而削弱聯合戰線的力量。聯合戰線裏面的戰士，對於聯合戰線都是要盡忠的，同志間的相處，都是要絕對誠意的。在行船遇險的時候，還容許我們有一絲一毫的異志嗎？

中國當前的危機，是整個民族的危機。這和法國以及西班牙的危機——社會危機——比較起來，真是嚴重幾十倍。中國目下的聯合陣綫，是民族陣綫；那內容是比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綫，複雜得多了。人民陣綫所包括的黨派，只有左傾各黨；而民族陣綫要包括各黨各派。人民陣綫所包括的階層，只有工農和小資產階級，而民族陣綫要包括社會各階層。固然，這是因為我們的客觀條件，比法國和西班牙都更有利，才能使我們可能完成這樣一個內容極端複雜的民族陣綫；然而，我們所需要的主觀努力，也是要特別強大的：極端的誠意和極端的寬大容忍，是絕對不可少的。

目下我們的救國陣綫——民族陣綫，雖然已經相當的發展，然而，至少還有百



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羣衆，不會參加到我們的陣線裏來。目下每一個同志的主要任務，就在如何使這大多數沒有參加的人們參加進來，而不是自己個人的冒險犧牲。悲壯的犧牲，有時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偉大的；但是這決不是我們的經常工作。在人心極度憤激而壓迫極度嚴重的時候，悲壯的犧牲是的確可以喚起廣大羣衆的；然而輕易的和過于頻繁的悲壯犧牲，往往反容易嚇跑了大多數情緒比較低落的羣衆。目下救國陣線裏的同志，都是最覺悟的份子；他們的任務，是要能喚起而且組織起來幾百幾千的羣衆，作集團的犧牲，而決不是少數個人的輕易犧牲，就算了事。如果他們不過是準備犧牲個人，那在意識上，便依然是英雄主義；而在努力上，便依然不會盡他們最大的任務。倘使因爲自己的個人犧牲，而嚇跑了大多數情緒比較低落的羣衆，那反而變成了救國陣線的罪人！

同們志！趕快努力！去喚醒廣大的羣衆，去組織廣大的羣衆，準備一個最偉大的犧牲，爭取空前的最後的勝利！

二五、六、一。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對二中全会宣言

擺在我們的前面，是歷史上一個最嚴重的關頭：牠可能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空前危機，然而也可能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莫大轉機。究竟是危機還是轉機？這便靠人民的努力；而二中全会，却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目○下○有○兩○種○不○同○的○努○力。一○種○是○少○數○激○進○的○活○動；他○們○一○面○向○地○方○當○局○進○行○分○離○運○動，一○面○向○中○央○當○局○進○行○討○伐○運○動；他○們○的○目○的○在○挑○撥○內○戰，消○滅○抗○日。另○一○種○是○多○數○人○民○的○呼○聲；他○們○贊○同○地○方○當○局○督○促○中○央○抗○日，然○而○反○對○向○外○投○降○的○分○離○運○動；他○們○要○求○中○央○當○局○以○抗○日○求○統○一，然○而○反○對○以○內○戰○求○統○一，他○們○的○目○的○在○消○弭○內○戰，促○成○抗○日。

在華北，在華南，我們都可以看出來這兩種勢力的搏鬥；然而，到現在為止，

人民的勢力都還佔着優勝——華北和華南地方當局所表現出來的，都沒有超過消弭內戰促成抗日的限度，只要二中全會能夠接受人民的要求，能夠決定下來以抗日求統一的國策；那末，中華民族就可以得着一個莫大的轉機，國內政權就可以在人民的歡呼中得着自然的統一。否則，倘使二中全會接受了少數漢奸的游說，因循着過去的不抵抗主義，決定下來以內戰求統一的國策；那末，中華民族就要遭遇一個空前的危機；不但統一以後便要無以抗敵，而且恐怕一開始就先要放棄華北！對民族殘酷若此！將使人心增加憤懣，將士愈感不平，而內憂將更要層出不窮。

各國歷史的教訓，尤其過去五年間我們自己的歷史教訓，都告訴我們：只要對外能夠發動抗日戰爭，對內就可以根本消滅一切的糾紛。我們試想一旦中央決心領導抗日；那時人心振奮，萬眾歡騰，任何的仇怨，都渙然冰釋，大家都心印心，手拉手向敵人拚一個死活，還用得着什麼猜疑和惶懼呢？

因此我們做人民的，應該發動一切的力量，使二中全會能夠接受人民的要求，

決定由中央領導全國立即對日抗戰，并實行：

- 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 二、釋放政治犯；
- 三、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 四、以武力制止日本在華北增兵；
- 五、以武力制止日本武裝走私；
- 六、罷免並懲辦親日派官僚政客。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 爲團結禦侮告全國同胞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過去曾經不斷的指出：不抗戰，就只有滅亡。目下，敵人也已經很明白告訴的我們，不投降就只有戰爭了！

日本帝國主義在最近期內，在成都、北海、漢口、上海四處，連續激動以至造成殺害日本人民的慘案；在豐台，它還挑撥起來中日軍隊的衝突。它就在這種慘案和衝突之後，向我國遣派大批的海陸軍。也剛就在這時候，日本駐華大使川越向我國開始解決整個中日問題的交涉。這種時間上的緊湊和巧合，表現出來敵人一貫的陰謀；那就是：以海陸軍力的威脅，作爲交涉勝利的保證，而以慘案和衝突的藉口，作爲提出要求和遣派海陸軍的理由。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要求，因為外交上依然採取祕密方式，所以我們還不能知道詳細的內容。但是，據外報所載，下列四項已經在要求當中：

- 一、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山東、山西、綏遠——的自主；
- 二、中日經濟合作，包括減低進口稅率，採礦、交通、農業、工業等部門，以及門戶開放政策的放棄；

三、日本得在長江流域和海南島駐兵；

四、日本有權審查教科書，並視察各級學校，制止反日教育。

此外傳聞所得的，還有取締國民黨，取締各救國團體，合作防共，聘用日本軍事顧問，以及開闢成都及北海為通商口岸等項。

很顯明的，這是亡國滅種的條件，這是主人對奴隸的命令。凡是稍有血氣的人

，凡是不甘心做奴隸的人，對於這種條件，是萬萬不肯接受的。我們曾經誓死反對廣田三原則，然而，這次要求的狠毒，却已經遠超過了廣田三原則！

在今年七月十三日的二中全會當中，行政院長蔣介石先生代表主席團報告救亡禦侮的步驟和限度，中間有一段：

「……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這是一點。其次，自從去年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略，如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不能排除這個侵略，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之犧牲。」

我們在國難迫在眉睫的今天，對於上述的文件，決不願再作字句上的吹求，也決不忍再算過去的舊帳。我們只是很堅決的要求政府實踐其諾言，很誠意的協助政府實踐其諾言。

x

x

x

x

在要求政府實踐諾言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指出：雖然當局聲明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侵略領土主權的事實，然而，東北四省的被佔，已經容忍到四五年之久。就說自從去年十一月念三日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後，念四日便有冀東偽組織的成立，念六日便有日軍佔據豐台之舉；到今年一月初，復有察北六縣的被佔，最近更有上海閘北一帶的被佔。此外，武裝走私，橫行全國；在華北駐兵，已超過了條約的限度；而最近在成都非法設領，亦擅自進行。這種種的侵害，我們決不能藉口於政治外交手段的運用，而任其無限制的拖延下去；我們應該認定這次的交涉，是政治外交手段運用的終點。



說得更具體一些我們認爲這次中日間的交涉，應該是中國無條件的爭取回來一部份領土主權的時候，而決不是再放棄尺寸領土和絲毫權利的時候。我們也決不能用新的退讓和屈辱，去交換回來一部份已喪失的領土主權；更絕對不能因爲要收回一小部份的領土主權，而默認更大部份領土主權的損害。我們絕對不能接受「尊重已成事實」的原則，我們要毫不猶豫的堅決「保持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我們絕對不能像滿清官僚一樣，屈服在敵人的砲艦政策之下，也絕對不能像過去時代的官僚外交一樣，用領土主權去賠償外人生命的損失，但是，如果我們的外交是依照着這樣的條件，那和敵人的要求，又是萬難兩全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很確切的認定：如果當局決心實踐其諾言，無疑的犧牲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無疑的抗戰已經成爲唯一的手段。

在協助政府實踐諾言的意義之下，我們得指出：救國陣線的唯一要求，爲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而我們過去和當局意見的參差，主要的不過是犧牲最後關頭之一。

點。現在，只要當局能夠實踐其諾言，對於最後關頭的認定，也完全一致了。救國陣線裏的戰士，只要政府能為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而抗戰，自然大家都會破涕為笑，在轟聲雷動中，奮起為政府後盾。每一個救國陣線裏的戰士，早就已經準備把生命貢獻給國家。

為要表示救國陣線的至誠，我們現在很坦白的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聲明：救國陣線在政府佈置抗戰的一個階段當中，願把組織下的羣衆，按照戰時的需要，分配後方工作加緊技術訓練。此外，我們還要努力推進防空防毒等運動，為政府後盾。我們重申六月一日宣言中的意旨，所有一切羣衆行動，願和當局取開誠磋商的態度，而決不願增加當局的憂慮。同時我們也要求當局隨時宣布外交的經過，以紓人民迫切的期望，並以坦白至誠的態度，對付人民。

x  
x  
x  
x

在過去十個月中間，救國陣線磊落光明的態度和和平合理的行動，已經使最落

後的民衆，也一改其過去對於羣衆運動的冷淡態度，而給我們以極大的同情。我們更隨時竭力避免一切足以被認爲和政府對立的態度，制止一切過高的口號。這種種的事實，都是有目共見的，而絕對不是造謠譁饒所能抹煞的。我們所日夜苦心焦思的，一面在以「溫和合理」四字團結更廣大的羣衆，一面在以「仁至義盡」四字祛除當局的顧慮，使它可以毫不猶豫的下最後的決心。

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軍人是最前線的力量，而民衆是最基本的力量；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救國陣綫在喚起羣衆與組織羣衆上的努力，目的是很單純的，那就是：在戰爭以前是督促政府抗日，而在戰爭以後，是擁護政府抗日。」

從日本帝國主義看來，國民黨和救國陣綫同樣的是眼中釘；它所提出的條件，國民黨和救國陣綫同在取締之列。國民黨一想到抗敵戰爭中民衆組織的重要，對於救國陣綫，應該是如何的愛護有加，甚至應該是如何的熱烈參加合作。它一想到同受敵人的嫉視和推殘，對於救國陣綫，應該是如何的惺惺相惜，應該是如何的手攜

手、心印心的合力去反共同的敵人。國民黨對於政權的把握上，也絲毫不願忌救國陣線的擴大；我們已經一再聲明，救國陣決不奪取政權。我們真不明白，爲甚麼國民黨對於救國陣綫，依然是那樣的不了解。國民黨過去對於政敵的鏟除，消耗了極大的民族力量，而未能得着很大的效果；倘使再要進一步而想消滅黨外的愛國份子，那恐怕不單是不應該，而且是絕對的不可能。我們希望國民黨從今天起，能把過去消極防範民衆的力量，移轉到領導民衆共同抗敵的任務上去；能把所有的特務工作力量，集中到鏟除漢奸的任務上去，不要再來摧殘救國陣綫。我們希望大家捐棄前嫌，開誠合作！

最後，我們還要重申停止內戰和釋放政治犯的要求，團結全國力量，共赴國難。我們要痛哭流涕大聲疾呼的對全國同胞，重申『兄弟閱牆，外禦其侮』的呼籲。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日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爲綏東事件宣言

中央和廣西的糾紛，尙在僵持，日本帝國主義所豢養的偽蒙軍，已開始向綏東進攻了！我們究竟願「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呢？還是應該「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再一次警告我們的實力派了。

趙承綬將軍已經負起守土的責任，給偽蒙軍以痛擊了；傅作義將軍也準備以全力對付敵人的反攻；這是值得讚頌的。但是，綏遠並不是綏遠人的綏遠，牠是中華民族的綏遠。如果敵人以全力進攻綏遠，而我們僅僅以綏遠一隅之師去應付；那在勝利上，自然是毫無把握，而我們便依然要中了敵人逐個擊破的毒計，

我們在這裏，不能不質問一聲：中央是否猶認綏遠爲中國的國土？中央是否應負整個國防的責任？我們還得指出：在二中全會的時候，中央已經對民衆宣言，不

再以尺寸領土和絲毫權利讓人。假若綏東再有告陷，敢問政府以後將何以對人民？將何以求人民之信任？

其次華北和西北各將領，也應該感覺到「唇亡齒寒」，一面自動起來，以全力援助綏遠守軍作戰，一面要求中央，速下整個禦侮的決心。

對於廣西問題，實力派如果真能以國家爲重，更應該利用這個時機，求自然的解決。中央應以整個禦侮的事實，以示信於廣西將領；廣西將領更應該以整個禦侮爲條件，向天下表示服從中央。雙方調遣數十萬，偪持在華南的大軍，在中央的指揮之下，火速同時北上抗敵。這不但可以對人民表示實力派愛國的真誠，也可使敵人明白挑撥離間的無效。否則，倘使中央因爲廣西問題而置綏遠于不顧，不但無以服廣西將領之心，恐將成爲歷史上的罪人；廣西將領在中央發動整個禦侮戰爭的時候，倘使猶別有異動，自然也會成民衆的公敵。雙方同以抗敵相號召而不能於敵兵壓境的時候，息爭禦侮，將何以自問其說？

內。爭。不。容。再。有。、。禦。侮。不。能。再。緩。、。我。們。敢。再。以。赤。誠。向。全。國。呼。籲。、。以。血。淚。向。實。力。派。  
陳。情。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 爲七領袖無辜被捕告當局及全國國人書

敵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鄒韜奮自經當局無辜加以逮捕後，上海市當局已於二十五日正式公佈諸領袖之被捕原因如下：

「李公樸等自從非法組織所謂上海各界救國會後，託名救國，肆意造謠，其用意無非削弱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結赤匪，妄倡人民陣線，煽動階級鬥爭，更主張推翻國民政府，改組國防政府，種種謬說，均可覆按，政府當局年餘以來，曲加優容，苦口勸喻，無如彼等毫不覺悟，竟復由言論而見諸行動，密謀鼓動上海總罷工，以遂其擾亂治安，顛覆政府之企圖，業經查有實據，現值綏邊勦匪吃緊之際，後方尤應鞏固，不得不行使緊急處置，以遏亂萌，國難嚴重如此，全國上下，正宜一致努力之時，斷不容少數偏激份子肆意妄行，至李等被捕後，自當依法審究



，該救國會內部，尙有共黨份子潛伏，已另派員會同市黨部從嚴澈查，以清奸宄。總之，本市政府負有維持治安責任，不但不忍見數十萬工友爲彼輩煽惑而流離失所，且尤不能使三百萬以上人口之都市，一聽彼輩之陰謀鼓煽而陷於無秩序之狀態也。

凡此所謂被捕原因云云，敵會全體同人閱之均不禁爲之愕然者久之。蓋上海市政府乃全市最高之行政機關，凡所云自必須根據事實，而後始足以取得人民之悅服。惟上述之諸領袖平日行動，與敵會同人所知之真相，實全然不能符合。

茲爲恐各界人士不明真相，及當局或爲奸人所造謠言蒙蔽起見，爰將救國會之經過種種，及當局所云敵會領袖有干法紀各點，一一申述於后，尙希賢明當局及全國人士亮察。

市府當局目下所述敵會領袖之「罪嫌」不外二者。一爲言敵會乃非法組織，破壞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以及勾結共黨等等。二爲言敵會領袖助鼓動罷工風潮，陰

謀擾亂治安。

茲先就第一點言之，敝會乃人民自動組織之救國團體，自經成立以來，歷時已將一年。夫人民有組織之自由，集會之自由，此乃世界各民主國家人民所應有之權利，且敝會所組織者非其他性質之團體乃救國團體。人民即無組織其他團體之自由，亦應有組織救國團體之自由。此一年來，敝會所有之行動，事先均曾備函政府當局，徵求同意。至如敝會最近所參加之中華民族衛國將士後援會等更爲與其他各公團，各協會所共同組織者。凡此種種，均足證明敝會乃一公開之團體，而非一秘密之團體；乃一救國之團體，而非其他類之團體。即令組織當時，手續或有未合，政府當局負責人於歷次與敝會領袖因事會晤時亦應公開提出，而不應於事後加以「非法組織」之罪名，此其一，至若言敝會成立之目的乃在削弱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此尤爲敝會同人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

敝會名屬救國，則其組織之目的在救國，乃昭然若揭之事實。敝會此一年來所

發表之言論、主張、文件，目的均在主張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內爭，一致對外。此有文件可供證明，萬不容他人加以詆譏。敝會要求政府抗日，即是證敝會尙信任政府能接受民意，立即抗日，決無所謂削弱人民對政府信仰之絲毫存意。且一國之政府欲取得人民之信仰，其所應爲之事實卽爲迅速實現人民的要求，以事實作接受人民要求之證明，而決不以高壓手段，恐嚇或逮捕人民之提出要求者。過去一年來，敝會領袖及敝會同人因感於國事日迫，而政府尙無明確抗日之表示，故不得不發起組織救國會，以集合人民之公意，要求政府立即抗戰。設政府當局早有明確抗日之表示，則敝會領袖及全體同人卽欲如市當局所發表領袖被捕原因中所述，意欲假借、削弱人民對於政府當局之信仰，又安可得哉？

敝會倡導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共同抗日，此係事實。敝會倡導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之原因實因鑒於過去二十年來，中國人本身自相殘殺之不智，故敝會自成立以後，卽一再倡導：「兄弟鬩牆，外禦其侮」。際此國難如此嚴重之今日，想此說亦

必爲一切國人所接受。惟主張聯合全國各黨各派，並非卽等於專聯或已聯共黨。而敵會所有主張除主張卽行抗日一點外，其他均不與共黨相同。國民黨中人士亦爲敵會所主張聯合者，且爲已聯合者。乃當局不以敵會之聯合國民黨中人士卽目之爲「勾結國民黨」，而對敵會文件中主張聯合全國各黨各派之意見卽認爲係「勾結共黨」之明證，此亦爲敵會同人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

據開市府當局，於審問七領袖時，因曾於某雜誌中發現一毛澤東「致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之公開信」，（此公開信係因沈、章、鄒、陶四人曾印行一小冊、名「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中提出聯合各黨各派共同合作抗日之要求，故毛澤東覆一公開信表示意見者。）亦將此提出，作爲救國領袖勾結共黨之確證。夫發表意見乃人民之自由，而意見發表後，他人之反響若何，發表意見者又豈能負責？救國領袖提出主張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共同抗日之主張後，共黨發表公開信表示意見，此公開信之受信者，實決無卽爲共黨之理。否則共黨前尙曾發

表一公開之「致蔣委員長及全體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書」，我不亦即可因此而目蔣委員長及全體國民黨中央委員爲共黨乎？

竊思自民十六以來，中國人民中之優秀份子，因共黨罪名而無辜被捕、被戮者已不知凡幾，斲傷民族之元氣實莫此爲甚。際此國難如此嚴重之今日，敝會領袖竟亦爲上海市當局加以此項罪名，而當局亦斤斤於追究人民黨派之立場，而置抗日之前題於不顧，實不禁爲當局惜，爲全國人民冤！

市府當書所述敝會領袖罪狀之二，卽爲言敝會領袖鼓動風潮，陰謀搗亂治安。對於此點，敝會同人實更不知上海市當局何所據而云然？自救國會成立以來歷次所有行動，均不外請願、紀念國難、及紀念孫中山先生之類，不獨於原則上皆爲人民應有之行動，且於行動上更極爲和平，從未有何越軌之表示。至於此次上海日紗廠工人罷工，則確爲日廠工人不堪忍受日帝國主義資本家之壓迫而自動罷工者。日廠工人情形，如「包身工」之類，其壓榨之慘，剝削之酷，均開古今中外之紀錄。工

人因不堪壓迫而罷工，並非非法之罷工，而對此數萬飢寒逼迫之罷工工人，於罷工後救國會方面人士憫其慘痛，加以援助，自亦人情之常。且援助此次罷工工人者，不獨救國會，尚有本市其他各慈善團體；更何況此次罷工者，係日本紗廠中之被壓迫華工，就中國人應助中國人之立場言，不獨於原則上，救國會方面應對罷工後之工人生活加以援助，即中國之政府亦應對此等無告之華工加以援助支持，並代華工向日廠方提出抗議。所謂救國會擬密謀發動上海總罷工云云，除係奸人造謠言外，實毫無成立理由之可言。

總之，救國會為一絕對人民自動組織之救國團體，凡救國會曾用救國會名義過去提出之主張，救國會方面負責人均不欲加以否認或諛言之。惟救國會之真確主張、真相，亦不欲他人加以任何之歪曲與誣譏。

此次敵會七領袖於一無罪證之情形下，即為市公安局合同英、法租界捕房所逮捕，於法律上言之實為非法，就領袖本身言之實為無辜。

敵會除曾於前發宣言中表示此項舉動於目前形式之下，實為在客觀上助長敵人勢力之措施，要求當局立即釋放被捕諸領袖外，茲再度發表聲明如下：

敵會為救國團體，絕對不願對政府採取任何敵對之行動。際此綏遠事件緊急，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政府如真欲取信於人民，明示抗敵之決心，則首先對民衆自動組織之救國團體即應開放，而允許民衆最大限度之救國自由。

其次，更必須以事實昭信於人民，表示政府決心願停止一切內爭，一致抗日。而不再以「剿匪」之名，使神聖之民族解放戰爭仍無從發動，或為他人所誤解。

其三，應集中全國注意力於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行動，及日帝國主義者對華所有之漢奸活動，勿再以赤誠之愛國者作為罪犯。政府當局其真欲抗戰乎？敵會全體同人當以此三點觀之。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委馬相伯等

## 爲七領袖被捕事件宣言

全國各界愛國的同胞們：

暴日對於中國的侵略是無止境的，牠最終的目的是滅亡全中國，由此而征服全亞洲。

然而我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對於侵略者的反抗也在再接再厲，我們反抗的目的是在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求得世界大同與和平。歷史已經特開了光榮的篇幅，登記着我們東北義勇軍的浴血奮鬥，我們十九路軍，二十五軍，二十九軍和一切抗日部隊在淞滬，長城各日，和察北的英勇抗戰；登記了「九一八」以來，尤其是從去年「一二九」以來，全國民衆怒潮一般的救亡運動。而在今天當敵人正用最毒辣



的「以華制華」「以蒙制蒙」的手段，在綏遠開始新的進攻的時候，我們的在閩錫山傅作義將軍領導下的綏晉將士，他們在全國上下熱烈鼓勵與支持之下，發動了神聖的抗敵戰爭。非常可喜的，根據報載，中央的軍隊已經在綏境前線應戰，中央的飛機也已經出現在百靈廟的上空，其他各方面的將領和部隊，也都請纓殺敵，要求滅此醜類。尤其可喜的，全國人民，不論男女、不論貧富、不論信仰、都已一致奮起，從事宣傳、募捐、慰勞、救護等項工作，以援助和擴大綏遠的抗敵戰爭。這種全國團結，一致抗敵的偉大力量，怎能不令敵人寒胆？

敵人在另外一條戰線上也碰到中國人民堅強的反抗。暴日在華的工廠一向是厲行對華經濟侵略的堡壘；尤其在最近幾年，牠們幾乎要把中國的民族工業吞蝕淨盡，而同時對於我工人同胞更盡其剝奪虐待之能事。最近上海日廠華工，因為要求自身生活的改善，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舉行同盟罷工，風聲所播，青島天津日廠華工也紛紛起來罷工。工人同胞這種反對日商無情剝奪的罷工，對於敵人在華的經濟

勢力當然給以嚴重的打擊，而同時對於我國的民族工業却給以乘隙發展的機會。

暴日在中國人民各方面的堅強抵抗之前，就加緊運用他們的陰謀，破壞我民族的反抗力量。他們一面用着大砲和飛機，轟擊和屠殺我們在綏遠前線的戰士，調動陸戰隊來彈壓和屠殺我們在上海和青島的工人同胞；在另一方面，他們就用種種卑鄙醜惡的手段，在我們人民與政府之間挑撥離間，瓦解我們的團結，折散我們的統一，以遂其「以華制華」「各個擊破」的毒計。

不幸得很，雖然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及其領導人物，自從救國聯合會成立以來，就呼籲全國上下團結禦侮，雖然全國民衆天天在要求政府領導抗敵，雖然政府內一部份賢明的領袖也早知道非對內精誠團結，對外便無從一致，然而政府對於我們的主張和立場却始終還有所誤會。前些時候，在上海出版的日本報紙宣傳中國政府將鎮壓民衆救國運動，對救國陣線的幾位首領將有所不利。而在上月二十三日全國各界救國會在滬的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

史良諸先生果真突然被公安局會同租界捕房逮捕，月底南京救國志士孫曉村曹孟君諸先生亦先後被捕。接着來的當局對救國會組織的橫加壓迫，對於各種救亡刊物的大批查禁。敵人對救國會加以如此陰謀譴蔑，顯然是要政府打擊民衆，使民衆仇視政府，如此中國內爭益烈，對外不僅無以作持久的抗敵，而敵人「以華制華」的毒計，倒能如願以償。

在這裏我們對於敵人妄加於我救國陣線的立場重新申明如下：救國運動唯一的目的。加以嚴厲指斥，同時要把我救國陣線的立場重新申明如下：救國運動唯一的目的。在促成全國人民不問其社會地位如何，政治主張如何，能夠團結一致，完成抗日救國的任務。救國陣線決不反對政府，恰恰相反，牠是督促和支持政府抗日，如果政府能夠抗日，牠必然忠誠擁護政府。救國陣線並不袒護共黨，恰恰相反，如果共黨不能實行其共同抗日的綱領而欲以事內戰，牠便堅決反對共黨；救國陣線決不鼓吹階級鬥爭，恰恰相反，牠用全力促成各階級的協調，因為在國難期間全國人民利害

雖有○不○同○，也○只○有○相○忍○爲○國○，才○能○保○證○整○個○民○族○對○日○抗○爭○的○統○一○步○調○。救○國○陣○線○要○求○停○止○一○切○內○戰○，因○爲○從○任○何○方○面○發○動○的○內○戰○都○只○是○消○耗○抗○戰○的○實○力○，而○助○長○敵○人○的○進○攻○。救○國○陣○線○決○沒○有○鼓○動○任○何○工○潮○，工○潮○是○由○日○本○資○本○家○的○瘋○狂○剝○奪○所○激○起○的○；救○國○陣○線○站○在○抗○敵○的○立○場○，對○於○日○廠○工○人○同○胞○爲○了○要○求○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而○起○的○罷○工○，必○然○加○以○同○情○的○援○助○。至○於○民○族○企○業○，牠○始○終○保○持○着○一○種○使○民○族○資○本○能○夠○獨○立○順○暢○地○發○展○，同○時○保○證○工○人○獲○得○適○當○生○活○條○件○的○態○度○。救○國○陣○線○更○說○不○到○危○害○民○國○，恰○恰○相○反○，牠○的○目○的○正○是○要○擊○退○危○害○中○華○民○國○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保○衛○我○中○華○民○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救○國○陣○線○也○決○沒○有○擾○亂○地○方○治○安○，恰○恰○相○反○，牠○的○目○的○正○是○要○驅○逐○那○剝○奪○我○整○個○民○族○安○全○的○罪○人○日○本○帝○國○主○義○，而○使○我○全○國○人○民○能○安○居○樂○業○，享○有○各○種○的○民○主○權○利○。一○切○的○造○謠○和○中○傷○都○是○日○本○軍○閥○，亡○我○家○滅○我○族○的○種○子○。不○幸○我○政○府○當○局○竟○亦○因○此○誤○會○我○救○國○會○之○主○張○，那○真○是○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快○呢○。

然而日本軍閥這個策略顯然沒有成功。他們不但沒有能夠借助於九位先生之被捕，離開中國政府與人民，恰恰相反，中國人民已經憑着他們過去的慘痛經驗和遠大的政治眼光，更加團結全國的力量，爲援助綏遠抗敵將士而努力，爲擴大民族自衛的神聖的戰爭而奮鬥。日本軍閥的陰謀並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牠所引起的倒是全中國人民愛國義憤和狂怒，這種義憤和狂怒恰恰準對着我們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正同全國有良心的同胞一樣，要求政府立刻無條件恢復被捕九位先生的自由，釋放一切因愛國行動而被捕的同胞，以鞏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合作，加強全民族抗敵的力量。政府應當動員並允許全國的民衆參加並組織各種救國的團體，進行抗敵救亡的工作，同時在軍事上作適當的配置和動員，以綏遠抗敵爲起點，展開大規模的收復失地恢復主權的自衛戰爭。

我們希望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數十萬會員和全國愛國的同胞，集中一切力量，

用宣傳、募捐、救護、投効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方式，援助和擴大綏遠的抗敵軍事行動，務使此戰抗敵次成爲收復一切失地，恢復一切主權的全民族的抗戰，而毋蹈過去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察北抗戰的復轍。同時我們希望全國愛國同胞參加並要求政府能給與人民自由組織各種各式的救國團體。這種團體，我們只問其是否抗敵，而不問其發動者爲誰，領導者又爲誰。我們尤其希望全國救國會的會員能夠參加各種最近產生的新救國團體，切實推進各部門的救亡工作。同時，在開展一般救亡工作中間，我們要加緊進行營救九位先生和其他救國同志的工作。

最後，我們應當重覆申明，救國陣線的立場始終沒有變更過，而且今後也決不變更。我們的立場是要求全國人民，不問黨派，不問信仰，不問地位，實行真正精誠團結，停止一切內爭，立即對日抗戰，求得中國之自由和平等。

中華民族團結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

馬相伯

何香凝

(簽字)

宋慶齡

二五、二二、六。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爲當前時局緊急宣言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的事變驚動了全國和整個世界。我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站在民衆的立場，站在團結禦侮的立場，應向全國上下和全世界鄭重宣告。

現在正是綏遠抗戰已經發動的時候，正是全國民衆期待各黨各派一致合作把綏遠抗戰擴大爲全國抗戰的時候，而在這時候，我們國內竟發生這樣的空前事變，這以整個民族的立場來講，實在是一個極大的不幸。

張學良楊虎城諸將軍提出的主張是聯合各黨各派，實行民主政治，團結全國力量出兵收復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蔣介石先生，實行武力諍諫，這種不合常軌的辦法，當然不能爲全國民衆所贊同。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一向主張以聯合求得真正的統一，以團結爭取抗戰的勝利



，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兄弟鬩牆的內爭和內戰，要求全國民衆和各方實力派真能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因此，對於當前的局勢，我們只有迫切地希望全國各方實力派，各軍政領袖，在抗敵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棄前嫌，和衷共濟，爲全國抗戰而努力，爲收復失地而奮鬥。我們尤其希望政府當局對於陝事，能謀迅速和平的解決，實行抗日救亡的主張；希望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一面恢復蔣先生等的自由，一面率領東北和陝中健兒，馳赴綏遠，援助我晉綏將士，用事實來表示收復失地的主張。

我們堅決地反對任何自相殘殺的內戰。尤其在現在，當我們閻錫山傅作義領導下的晉綏健兒正在英勇抗敵，收復失地，而東北義勇軍也在努力殺敵，屢摧寇氛的時候，當我們全國民衆都已奮起援綏，感覺到任何內戰都是便利敵人的侵略，而自亡我中華的時候，我們更加反對任何方面所發動的內戰。張楊諸將軍如果想用武力來輕啓釁端，而置其抗日救國主張於不顧，那末我們不消說是堅決反對；同時如果中央當局想用武力討伐的方式，解決目前的糾紛，那末我們也是堅決反對。我們今

天所要求的是大家尊重全國民衆的意見，進行和平的磋商，務求眼前的內戰得以避免，察綏的抗戰得以擴大。

我們要正告非學良楊虎城將軍，中央從前的政策，我們且拋開不談，而最近幾個月內中央已經迭次宣言自主救國，綏遠的抗戰已經在事實上發動起來了。在這時候，全國民衆和各方實力實惟有督促中央堅持自主立場，聯合各方，開放民衆組織，擴大武裝抗戰，而絕對談不到反對中央。所以張楊諸將軍的主張，如果是真心抗敵而不涉私見，那末一定能爲全國人民所贊助；如果只是以抗日爲名，藉圖私利，那末一定爲天下後世所唾棄。

同時，我們要正告中央當局諸公，中央方面如果在事實上能夠奉行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實現一再宣言的保持領土主權的主張，那末在此緊張局勢之下，更加應當採取真正抗日的步驟，停止一切內戰，保護救國運動，開放民衆的愛國言論與組織，這樣才能使真心救國的得到可靠的保障，而存心投機的也就無所藉口。

寇深矣，事急矣！當此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誰都應當捐除一切的成見和宿嫌，服從整個民族的利益；誰要掀起內戰，誰就是敵人的奸細，民族的罪人。當陝事暴發以後，日帝國主義又在以中國可能發生內戰，日僑生命財產應妥為保護為辭，更積極地增援入寇，實行吞併西北和華北了；他要更毒辣地以防共為名，慫恿我們進行內戰。而少數親日漢奸也在張大其辭，轉移全國民衆的視線，使我在綏遠前線抗敵的健兒，失却精神和物質上的援助。使我英勇將士洒着熱血。拚着頭顱收復過來的百靈廟大廟子，成爲多倫第二了。

我們堅決地舉起「反對內戰，擴大抗戰」的大旗號召全國人民，立刻實行總動員，加緊援助前線將士，消弭一切內戰。我們要求政府立即開放民衆救亡組織，公開保護救國運動。我們號召一切有資財的中國人，應效閻錫山將軍的毀家紓難；一切軍隊的將士，應效傅作義、孫長勝等民族英雄的努力殺敵；一切有智識有特殊技能的教授學者們，應效曾昭倫教授的前線効力；一切愛國的志士，應效北平學生的

參加作戰，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應該不斷的援助和接濟前線將士。我們不應以一日貢獻為滿足，我們應該日日有貢獻。

我們要求停止一切現存的內戰，反對一切可能的新內戰！

我們要擴大綏遠的抗戰使成為全國規模的抗戰！

我們要求當局尊重全國的民意，和平解決陝事；要求張楊諸將軍立刻恢復蔣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凱切磋商，實行抗日大計。

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 爲當前時局二次宣言

本會。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就。發。表。宣。言。非。張。和。平。解。決。我。們。一。面。要。求。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立。即。恢。復。蔣。院。長。的。自。由。一。面。請。求。政。府。不。張。撻。伐。之。師。迅。謀。政。治。上。的。調。解。以。求。避。免。自。相。殘。殺。的。內。戰。實。現。全。國。一。致。的。抗。戰。

可。慶。得。很。因。爲。各。界。民。衆。的。努。力。調。解。和。國。際。輿。論。的。正。確。影。響。事。變。已。於。二十。五。日。和。平。解。決。蔣。院。長。在。那。天。安。然。離。陝。中。央。軍。立。刻。中。止。討。伐。同。時。據。說。西。北。軍。民。所。提。出。的。抗。日。救。國。主。張。也。經。營。局。部。份。採。納。酌。量。實。施。

本。會。對。於。事。變。得。到。這。樣。的。解。決。一。面。深。爲。民。族。前。途。慶。一。面。要。向。全。國。同。胞。指。出。下。面。幾。點：

第一，當事變爆發之初，敵人滿以為千載良機又到，便竭力施展其挑撥離間的伎倆，慫恿南京一部份人物，從事討伐。日本外務省且備施威脅，聲明南京和西安如果妥協而接受張學良及全國軍民的抗日主張，日本立刻採取必要的措置。等到事變和平解決，敵人雖然以「靜觀」的態度掩蓋他們的失望，然而關東軍却立即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加緊執行「共同防共」消滅反日力量，這樣，他們就可以大舉援助，東京方面在表面上是取「監視」態度，注意南京是否變更政策，而實際上却積極活動，在南京方面扶植親日勢力，威脅蔣介石先生，迫使南京執行徹底的親日路線，以便日本不費一兵一彈，把全中國變成他的殖民地。敵人這種惡毒的陰謀雖然已經部份地失敗，然而敵人却正運用他們空前無恥的手段，威嚇利誘，以求貫徹他們的毒計。如今敵人的部隊正在大批增援侵擾綏遠了，敵人的兵艦又在長江沿岸的楊林地方，用機關鎗掃射我們的民衆了，敵人的飛機又在青島天津散發荒謬的傳單，擴大華北的「自治」運動了。最可怕的，敵人還正在我們的中樞，透過極少數的親

日官僚，利用少數軍人的憤激情緒，企圖把我們的愛國軍人和步隊偷偷地把握過去，而使他們成爲釀成政變、掀起內戰的工具。敵人這種陰謀，以我將士的忠勇愛國，當然容易實現，然而這種陰謀的險毒無恥，却是空前的。爲我大多數民衆所應嚴重注意的。

第二，我們在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以及解決以後的具體實施中間，對於英、美、法、蘇等友邦的友誼援助，不能不表示誠懇的敬意。據我們所知，牠們恰恰和我們的敵人相反，他們不僅在言論上希望我們國家的統一和行政上適時的改革，並且在事實上也能推動各種力量，使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內戰得以及時避免，而使中國對日的立場也可以格外一致，格外堅強些。友邦這種可感的努力，一面雖然招致了日本軍閥的不滿和嫉妬，另一方面却贏得了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的敬意和感謝，增進了中國和各友邦的真正友誼。我們認爲這種寶貴的友誼，不僅對於中國和友邦的發展是有利，對於遠東和世界和平的推進也是最有利的因素。

第三，我們對於中樞諸公，首先是對於蔣介石先生，在這次事變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尚精神，表示無上的欽敬；同時對於張學良、楊虎城將軍能夠代表西北軍民的意思，一面保證蔣院長等安全，一面堅持抗敵救國主張同時禮送蔣院長回京，那種大公無私的態度，也表示萬分的欣慰。此外，各地的軍政當局在事變發生之後都能鎮定如常，以整個民族利益為前提，而絕不輕毀事端，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這種精神也是前此所沒有的。最後我們對於宋子文先生等應當表示特別的敬意，他們爲了保持全國抗敵陣線的完整，爲了避免犯罪的內戰，再則爲了保證國內政治相當趨於民主，曾經奔走呼籲，努力調解。他們這次的努力可以說是充分得到全國民衆的信賴和支持的。

在這裏我們也自然不能不指出敵人的陰謀有某種程度的成功，特別在人事方面，他們最近還在積極佈置。就在南京中樞也不免有極少數的親日官僚，他們在這次事變之中和事變解決之後，甘爲敵人利用，挑撥中傷各爲其極，先則力主討伐，造



成敵人所寤寐企求的內戰，同時實現自己獨霸政權的野心；繼則包圍蔣公，企圖蒙蔽最高的當局，扶植宵小，排除異己，澈底實行親日的政策。最不幸的，這些親日官僚於破壞民族利益和國民黨權力機關之餘，對於一部份熱血愛國的青年將領，還想百般利用，使他們不僅不能爲國効力，奮勇殺敵，反而促成內爭，客觀上變成敵人的工具。

根據上述各點，我們要向全國同胞鄭重宣告：

第一，我們認爲西安事件是日帝國主義不斷進攻和政府不能堅決厲行抗敵救亡政策的直接結果。我們絕對否認本會對於張楊二將軍有任何陰謀挑撥的作用；反之，我們應當指出當事變已經發生之後，敵人却百般挑撥，企圖擴大而爲內戰，因此，那些硬指西安事變是由救國陣線鼓動出的論調，正是敵人慣用的無恥謠言；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否認，全國民衆熱烈的愛國情緒，尤其是綏遠抗戰將士的英勇奮鬥，對於西北的軍民的確給予有力的鼓勵，結果使得西北各地的抗日救國運動

展開了全國抗敵光明的前途。

第二，我們要求蔣介石先生和中樞諸公採納全國的民意和西北軍民的主張，重新確定對內對外的國策，在政府人事方面，重加甄選，合民意者留，不合民意者去。我們尤其希望在這次事變中奔走努力最得民望的幾位先生，能夠入京襄助蔣公主持大計；對國際關係，重加調整，對國內政治，務求實現民主。同時要為實現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目的，我們要求在最近將來，召開真正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討論抗敵救亡大計，同時宣佈實行真正合乎民意的憲政，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等等民主的權利。

第三，鑒於世界各國這次對西安事變的言論和行動，究竟國際誰友誰敵，已經萬分明顯，我們要求當局立刻和英、美、法、蘇等國政府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面，談判訂結互助公約，以保障加強國際上各種可能的聲援。另一方面，政府應當重新考慮對德的關係，以求盡量避免德國的消極方面阻難我們抗敵軍事行動的作用。

第四，我們站在民族抗敵陣線的立場上，繼續要求政府停止剿共內戰，使中國再看。不見蔣、閻二公所謂，「以中國人打中國人，以中國人亡中國」的自殺行爲。

第五，我們要求政府，立刻釋放全國愛國政治犯；立刻恢復本會主席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鄒韜奮、史良、沙千里、孫曉村、曹孟君等九位先生的自由。我們認爲只有政府與人民相合作，才能建立真正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建立真正強有力的國家，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抵抗強暴的敵人。

第六，我們敬謹宣佈今年爲中華民族的「收復失地年」。在目前我們要求全國上下，集中一切力量到綏遠抗敵的工作上去。不幸得很，西安事件曾經一時阻滯了前線抗敵和後方綏綏的工作，然而西安事件的合理的解決，可能保證一個更光明的抗戰前途。我們一面希望綏遠將士繼續奮鬥，一面要求中央從事討伐的軍隊迅速集中到綏綏一帶，使那裏局部的保境的抗戰，擴大而爲全面的收復失地的抗戰。西北方面的部隊此次既以主張抗敵而釀成事變，那末，就應當趕速馳赴綏綏前線，援助

緩。遠。將。士。作。戰。全。國。其。他。的。部。隊。和。全。國。的。人。民。應。當。重。新。以。最。大。的。熱。力。和。英。勇。進。行。抗。戰。和。援。戰。的。工。作。以。完。成。「。收。復。失。地。年。」。的。全。部。工。程。

救國陣線勝利萬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廿六年一月

附  
錄

##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 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正

我們讀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二月十一日發表的告國人書，心中感覺到無限的失望，無限的疑慮，無限的危懼。爲了國民黨的生命，爲了民族的前途，爲了歷史上的是非，我們不能不用血一般的赤誠，詳加辯正。

上海的救國運動，興起於華北偽自治運動抬頭的時候。當時華北漢奸，組織烟民，冒稱民衆；華北報紙，甚至公然以漢奸理論代表民意。中宣部在那是非顛倒，國格危殆的時候，默不一言；政治當局也未能當機立斷，爲有效之制裁。我們在悲憤之餘，感匹夫之責，才有救國運動的發起。兩月以來，賴各地學生及民衆救國運動的勃發，和文化界正確理論的開展，輿論爲之澄清，人心爲之振奮，漢奸爲之阻

跡。如果黨國諸公，真能以民族利益爲前提，對於這種現象，應該是如何的愛護？即使中間有錯誤的所在，應該是如何的加以善意的指導？不幸得很，中宣部對於漢奸運動，則默加容許；對於救國運動，反嚴辭厲色，誣陷侮蔑，無所不用其極！這是我們所感到無限的失望的。

中宣部所諄諄告誡我們的，是勿受利用，而其所舉之事實，則爲「前開共黨密議，欲利用文化團體及知識分子，在救國的口號掩護之下，作捲土重來之計。果然不久，上海卽有電影救國會之出現，不久又有文化救國會之產生……」。我們不是受人利用？我們不願加以聲辯，好在公道自在人心，中宣部既然要國人相信他們的「丹心耿耿，一片赤誠」，我們也不過希望中宣部推己及人而已。至於所舉事實，上半段共黨密議，內情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後半段涉及救國會產生的程序，則顯與事實不符。上海救國會的產生，最初爲婦女界，次爲文化界，次爲大學教授，再次始爲電影界。中宣部所得的情報，對於這一類粗淺的事實，尙且顛倒若此，

其他可知。中宣部又謂救國團體之宣言，「不曰反對中央，即曰顛覆政府」。我們檢查所有救國會的宣言，絕對沒有此種激烈的文句。這許多鐵一般的錯誤，足以證明中宣部顯然是受人蒙蔽；更足以證明其所謂「受人利用」云云，也都不過是奸人捏造事實，誣陷救國運動。這種人造謠生事，爲虎作倀，究竟是何居心？中宣部何以會被其蒙蔽？是否所謂「受人利用」者，正爲中宣部本身？這是我們所感到無限疑慮的。

中宣部的文告當中，居然重提久已消沉的所謂「赤色帝國主義」。我們回想到過去外交上的政策，真感覺無限的悲憤，白色帝國主義的存在，我們有過去四年餘血的經驗來證明；而所謂「赤色帝國主義」的口號，除了曾經一度造成中蘇關係的惡化，造成中國國際地位的孤立，種下近年喪權失地的遠因以外，目下已不能公然存在於國際之間。歐洲大國如英、法，小國如捷克、羅馬尼亞，從前都是蘇聯的死仇，現在都變成了友好。國家不能有一成不變的政策；在這種歷史的教訓之下，在



這樣的國際形勢之中，如果當局還要固執着過去的錯誤，那恐怕保持自己的歷史則不足，而犧牲民族的歷史則有餘。在這國難萬分嚴重的關頭，我們正希望當局重振中山先生「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遺訓，在外交上作正確的開展。然而，這國際視聽所繫的中宣部，竟在這時發表這種輕率的言論！我們瞻望民族的前途，真不能不感到無限的危懼。

中宣部所提出「集中力量，上下一心」的原則，正是我們所嚮往祈求的一件事。我們主張各黨各派的合作，主張停止一切的內戰，全力對外，便是這種意旨。我們顧念到集中現金以後的中國，事實上已經採取到民族最後的一滴血。這最後的一滴血，我們觀察中外歷史的先例，認為只能很鄭重的用在對外抗敵救亡的戰爭上面，而不能再在對內的戰爭上作孤注之一擲。倘使那樣，那不但陷民族於覆亡，而且要根本斬絕民族的生機，而置之於萬劫不復之境。這是我們所不能不垂涕而道，希望各方萬分注意的。

過去政策上種種一切的錯誤，我們決不願在國勢危殆的今日，再忍心來算老賬；我們批評過去，爲的是要使民族的前途，不要再進一步的掉入錯誤的深淵。在這種情形之下，當局只須坦白爲懷，承認過去的錯誤，明示今後的方針；人民只求政府今後確能爲抗敵救亡的政府，自然會一致擁護政府。我們也並不堅持立刻對敵作戰。然而，爲了自慰到民族的前途，爲了寒心於過去的因循坐誤，現在不能不要一個切實有效的抗敵準備。中國的抗敵戰爭，誰都不能否認中心的力量還是民衆。爲了戰爭的勝算，我們不能不喚起民衆和組織民衆是比軍事力量更迫切的準備工作。然而，在過去幾年中間，政府不但不喚起民衆抗敵，組織民衆抗敵，而且還要強迫人民親敵。頹風所播，正氣消沉，漢奸乃敢冒稱民衆。這種亡國滅種的政策，倘使沒有一種明白的糾正，我們敢說一切的抗敵準備都是徒然。我們還得指出：過去若干帶有民衆國防意識的設施，有的變成徒具形骸的官僚化，有的忽略了政治訓練而變成危險的單純技術化、工具化。這種準備，是萬萬不夠的。簡單的說：抗敵

救。亡。決。不。是。少。數。人。壟。斷。的。權。利，而。必。然。要。是。大。衆。共。有。的。義。務。政。府。爲。示。大。信。於。人。民，必。須。立。刻。解。除。輿。論。的。壓。迫，開。放。民。衆。組。織。的。自。由。只。要。這。兩。點。能。夠。辦。到，一。切。民。衆。力。量。都。是。政。府。的。力。量。上。下。一。心，還。有。什。麼。問。題？

目。下。的。問。題，已。經。是。政。府。肯。不。肯。和。人。民。聯。合。作。的。問。題，而。不。是。人。民。肯。不。肯。和。政。府。合。作。的。問。題。政。府。只。須。翻。然。覺。悟，與。民。更。始，以。抗。敵。決。心。求。統。一，以。政。策。轉。變。示。大。信，則。一。切。困。難，皆。迎。刃。而。解。在。抗。敵。救。亡。的。意。義。之。上，尤。其。希。望。當。局。對。敵。人。勿。再。超。過。最。大。限。度。的。容。忍，對。人。民。從。速。建。立。最。低。限。度。的。寬。容。倘。使。一。面。對。漢。奸。俱。以。厚。祿，而。一。面。對。于。純。潔。愛。國。的。良。民，非。但。睚。眦。必。報，甚。且。妄。加。誣。陷，那。末；尤。其。極，恐。怕。要。造。成。黨。外。無。人，黨。內。無。同。志。的。惡。果。這。在。賢。明。的。當。局，我。們。相。信。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然。而，中。宣。部。竟。見。不。及。此，在。皇。皇。文。告。中，捕。風。捉。影，見。鬼。疑。神，對。外。既。以。白。色。帝。國。主。義。與。赤。色。帝。國。主。義。籠。統。之。並。列，以。招。國。際。上。更。進。一。步。的。孤。立；對。內。復。圖。分。配。全。民。於。白。色。漢。奸，赤。色。漢。奸，及。被。赤。色。漢。奸。利。用。者。之。三。大。類，以。期。造。成。

獨夫救國的悲境。這樣的舍本逐末，自絕于人民，我們想念到民族的前途，真覺得是欲淚無從！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們倘使是中宣部一紙譴譏文告所能恫嚇得倒的人，我們早就不敢在「救國有罪」的環境之下，公然以救國相號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這樣無恥的懦夫，那顯然是欲使全國人民盡變為漢奸順民而後快。這樣，國家還有救嗎？過去知識分子被殺害，青年被屠戮，已不為不多；我們所希望於當局的，是從今日起，立刻明是非，樹正義、愛惜猶存的民族元氣，維繫僅有的末去人心，以樹立上下一心，共赴國難的基礎。但是少數播弄是非，不顧大局，蒙蔽中宣部的奸徒，現在顯然是不惜對於可以領導民衆的知識分子，用誣陷侮蔑的手段損毀其地位；將來或者他們更不惜以栽賊為證的手段妨害其生命。這在我們，既已經以身許國，死生原所不計。我們所憂懼的，是國是不立，正氣不伸的結果，必然要招致漢奸理論的抬頭；焚書坑儒之再現，必然要葬送民族文

化於東城；千夫所指，當局恐怕也不能再抑制人民的憤慨。那樣，當局自毀其長城，自亂其陣線，那裏還談得到抗敵救亡？

總之，民族陣綫的完整和破裂，這責任完全在當局。我們希望中宣部顧全國民黨的歷史，顧全民族的前途，有勇氣自己出來糾正自己的謬誤！國民黨裏面儘多賢明之士，他們爲了黨的歷史，爲了民族的前途，一定也會出來主持正義糾正這種錯誤。

## 爲上海三百五十萬市民請命

救國陣線的宗旨，簡單的說，是團結禦侮；詳細點說，是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和社會各階層份子，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救國陣線決不奪取政權，而不過是用人民誠意團結的力量，融化國內一切政治派別的鬥爭，實現一個足以抗敵救亡的強有力的統一政權。我們認爲國難嚴重若此，我們要把一切對內的「反甲」、「倒乙」、「排丙」、「滅丁」的口號，轉變爲「反日反漢奸」的口號。過去最大的慘痛是「鵝蚌相爭，漁翁得利」；今後唯一的期望是「兄弟鬩牆，外禦其侮」。

在今年六月一日發表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宣言裏面，我們很懇切的提出：「救國陣線以爲對各地救國運動的開展，願意和當地當局作誠意的磋商；我們對於在適當限度內允許我們進行救國運動的當局，願意捐棄前嫌，推誠合作；我們很誠意

的保證我們的羣衆，能夠切實遵守磋商安定的範圍。」

我們所提出的，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事實證明的。我們原定在九月二十日有一個示威運動，然而爲了在「九一八」紀念當中，曾經因爲當局的壓迫而發生流血慘案，假如過了兩天跟着就有九月二十日的行動，恐怕當局要誤會我們報復的意義，所以我們結果是取消了這個行動。在雙十節，我們也原想有一個行動，但是因爲時局緊張，恐怕當局要說我們有意增加政府外交上的困難，所以結果我們也取消了行動。救國陣線坦白無私光明磊落的態度，社會早已了解；我們所以再要這樣苦心的安排，便是希望存有若干成見的當局，也能瞭解。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十月二日，因爲國難日迫，發表爲團結御侮告全國同胞書，痛哭流涕的申請：「國民黨從今天起，能把過去消極防範民衆的力量，移轉到領導民衆共同抗敵的任務上去；能把所有的特務工作力量，集中到鏟除漢奸的任務上去，不要再來摧殘救國陣線。」

但是，不管救國陣線如何仁至義盡的表示誠意，本市當局對於救國運動的壓迫與摧殘，依然不曾稍微減輕了嚴重性。過去八月八日的民衆緝私大會和「九一八」紀念會，我們事前都已經和當局誠意磋商，臨時都遭遇到嚴重打擊。一直到現在，拘禁中的會員依然不曾全數釋放，而逮捕依然繼續進行。壓迫範圍，不僅限于救國會，而且及于其他救國運動。

×

×

×

×

本市二十餘萬的產業工人，集中在虹口一帶；而虹口已經變成敵軍的防線。這二十餘萬的產業工人，有高度的組織訓練，有勇敢熱烈的鬥爭情緒；只要把他們好好的組織起來，一個個都可能是衝鋒陷陣的英雄。但是，當局不去組織他們，同時又不許我們去組織他們，而情願把這個偉大的人力，委棄給敵人——當局放任漢奸在工人隊伍中活動，而對於救國陣線的工人運動，則阻礙壓迫，不遺餘力。大家且想想：這種政策，究竟是替敵人打算，還是替自己民族打算？



然而，這也許是因為當局對於救國會不瞭解，可是救國會以外的一般救國運動又怎樣呢？

北平文化界發表的對時局宣言，在平津各報，都已全文發表；但是一到上海，便被新聞檢查所禁止刊登！本市工商、教育兩界發表響應的文件，也遭遇着同樣的命運！我們不否認，上海的局面，是相當的吃緊，然而比較抗敵最前綫的平、津，總還差得遠吧？

再退一步說，也許當局對於守土衛民，已具有充分的把握，而用不勞民衆過問吧！然而又未必。

關北的土地，依然在敵人的佔領之下；除了一度口頭抗議之外，未聞有進一步的辦法。敵兵可以在中國領土裏面，隨意搜查行人，甚至及于本市最高長官；公安分局也一度被敵兵抄查，未加抵抗；中國警士和敵兵並肩佈防，恬不爲怪。大家且想一想，上海地方和東北四省，還差幾何呢？

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甚至誤投裂皮，幾釀巨變；偶拋桂圓殼，成爲罪名；此外若中山秀雄案件、若蒼生案件、若最近虹口日本兵被槍擊案件，出事地點，既盡非我警權之所能及，而一切責任，則一概委諸我方。本市當局一味逆來順受，結果是徒然長敵人的氣燄。一個忍耐，兩個忍耐，三個忍耐，到了敵人把我們看做奴隸的時候，依然還是忍耐！

日本人對於中國人，又是怎樣呢？梅世鈞被殺之後，便有馬阿桃的被殺。不久以前，還有女生吳鳳琳被日兵毆辱；虹口事變發生後，無辜小販張榮和被日軍非法拘捕，逼令跪受拷訊。最近，更有小販陳桂榮不願爲日軍服役，被割去一耳！如果本市當局能以保護人民生命爲己任，至少應該向日方抗議交涉，要求賠償！然而，事實上我們的當局不單是噤若寒蟬，甚至進一步要極力湮沒事跡。梅世鈞和馬阿桃的家屬，均曾受警探的威嚇，不許出面；吳鳳琳曾受警探的威嚇，不許聲張。陳桂榮往寶隆醫院求治，第二天我們正想調查真相，已被公安局提去了；提去以後，就

一口否認有這個人，報紙上也不許登載這種消滅。當局唯一的用心，無非是恐怕刺激民衆，發生事變；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只要當局能強硬交涉，事變是不會因此發生的。倒是當局一味屈辱，敵人愈長兇態，暴行屢見迭出；那樣，民衆忍無可忍，事變反要終于爆發。

敵人之謀我，是遇事擴大，無事生事；一面借少數不幸事件，向國際宣傳中國爲一野蠻民族，而另一面是藉端對我們提出無理要求，大之可以少數人的生命換取中國的領土主權，小之也可取得極大的賠償，增高所謂「皇軍的威望」。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認爲當局決計不能因爲恐怕刺激民衆，而把國際上的片面武斷宣傳和外交上的片面無理要求，完全置之度外。任何國家官吏，對於自己國民受別國人民傷害的案件必然是偵察案情，搜集證據，不遺餘力的，不然便算瀆職。然而，我們的官吏，剛好是反其道而行！我們真想不到理由說這種官吏是稱職！

x

x

x

x

上海不但是經濟的中心，而且是文化的中心；它有三百五十萬的人口，而市民的文化水準和政治認識，都比其他的地方來得高。上海的經濟利益，倒是別人的，而上海的民衆和文化，却是我們的。這三百五十萬經過文化熏陶的民衆，不但是本市國防的巨力，而且應該是全國救亡運動的領導力量。如果政府真要抗敵救亡，我們相信它所重視的，決計不是上海的經濟力量，而應該是上海的民衆力量；我們相信政府決計不會遺棄三百五十萬的上海市民。然而，事實所表現的，三百五十萬的上海市民，消極的不能得生命安全的保障，積極的不容許有救亡組織的活動；本市當局不能保護市民的安全，而同時又不許市民有自救的組織。我們的言論自由和組織自由，已經比黨察政務委員會統治下的平津民衆，都不如了！

同胞們，我們不過要救國。然而，事實所表現的，他們並沒有切實的救國大計。他們始終只是敷衍、妥洽、等待、一直等到比過去「一二八」事變更慘酷的事變到來之日，把市民葬送在火坑，遺棄給敵人。過去「一二八」的事變是如此；我們

萬分迫切的希望將來的事變不要再如此！

同胞們，我們不過要組織民衆；然而，事實所表現的，他們是不敢組織民衆，他們是怕民衆，他們是正在不斷的摧殘民衆的組織；公民訓練能算是民衆組織嗎？那只有當局自己明白，也只有身經訓練的人們明白，假使排班點名的隊伍就算得民衆組織，那末，我們已經有了學校，就不必再談學生組織了。假如一本公民名冊，就算是民衆組織，那末，先進各國都有戶口冊，也都不必談民衆組織了。民衆組織是一定要在某一點上大家有一個共信，大家自動團結來，發生了互信，然後能成爲堅不可摧的長城的。難道是排班點名同床異夢的一個隊伍，所能代替的嗎？民衆組織是怎樣一個艱苦的工作？倘使是官僚化、形式化的公民訓練所代替，那真是太單純了。自然，我們並不是反對公民訓練，不過不能不指出公民訓練是萬萬不夠的。

危機真是太迫切了！我們只希望本市當局，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能夠在上不

負國家、下不負民衆的限度之內，在不畏縮、不苟安的原則之下，爲本市的前途做一個周密的攷慮，訂立下來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我們希望當局在國家還未滅亡的時候，不要先造成沉沉垂死的亡國風氣，在敵人還未直接統治之前，不要先替他們安排好隨時可以統治的漢奸順民基礎。危機太迫切了，我們垂涕而道，請本市當局傾聽，請中央明察，請全國同胞共同主張國是！我們很迫切的謹爲三百五十萬上海市民請命！

### 上海市各界救國聯合會

二十五年十月廿二日

## 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自去年十二月九日學生救亡運動開始以來，這七個月中中國國內一般政治形勢，顯然有重大的進步和轉變。在以前，我們是陷在互相殘殺、互相排擠、互相猜疑的泥濘裏；現在我們已經逐漸明瞭，只有掉轉鎗頭一致向外，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在以前，安內和攘外的先後問題還起了很大的爭辯；現在政府和民衆却已逐漸在抗日第一的旗幟下面團結起來。這七個月中間，全國學生救亡運動再接再厲，全國各地救國會相繼成立。一般民衆對於聯合抗日，已有了深刻的認識和熱烈的要求，這是不消說得的。此外政府對日外交，最近也比較的採取強硬態度。塘沽協定的正式披露，浪人走私的嚴重抗議，至少這兩件事，表示政府不甘心屈辱到底。各地軍事當局近來也開始有了覺悟。西南領袖最近公然宣佈出兵北上抗日。宋明軒將軍

雖然在數月前，曾向日本屈服退讓，但是對於日本軍部屢次強迫要挾成立偽組織，却始終加以拒絕，這是值得讚許的。至於向來和國民政府對立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最近也改變政治主張，以抗日救國爲目前主要任務。就報紙所載消息，「工農蘇維埃政府」已改爲「人民蘇維埃政府」；「工農紅軍」已改爲「人民抗日紅軍」。這些事實，說明了現在全國人民，不論在朝在野、不論中央或地方、不論左派或右派，都已一致認識中華民族的當前大敵，只有一個。而在這民族大敵之前，政府和人民，中央和地方，友黨和敵黨，已開始企圖建立全民的大團結。這全民的大團結一旦建立起來，不但可以挽救國家於危亡，而且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這是我們所聲香禱祝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却不能隱諱目前的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就是大部份人民對於團結救亡的認識，還不夠徹底，對於全民陣線的信念，還不夠堅決。因此，雖然大家都垂合在抗日救國的大旗下面，大家依然是互相傾軋，互相懷忌，互相鬭



爭。甚至有些人以爲「抗日救國」只是一種時髦的裝飾品；有些人以爲聯合戰線不過是互相利用，至多也不過是一時苟合，所以今天是同志，明天可以成爲仇敵。這種錯誤的觀念，要不是立即糾正過來，廣大的民族救亡聯合戰線，斷乎不能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也一定馬上就會分裂。但是誰都知道，救亡聯合戰線要是不能建立起來，或者建立起來以後，立即四分五裂，抗日救國是決不會得到勝利的。抗日救國不能得到勝利，那麼我們的前面自然只有死路一條。

打開天窗說亮話，現在雖然大家都叫喊抗日救國，大家都在高談聯合戰線，但是政府懷疑民衆，民衆也懷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國民黨怕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也怕被國民黨利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不僅如此，甚至本來是一家人，現在爲了聯合救亡的緣故，也紛紛互相猜疑起來。例如，同是政府中人，對於國家根本大計，却不容許公開坦白討論；同是熱心救國的人士，却互相疑懼被某派某黨利用。這事實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在抗×救國的口號中，各

人仍然是同牀異夢，各懷鬼胎。大家難道已經把印度朝鮮亡國的慘痛教訓，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嗎！

就我們個人數月來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經驗來說，我們因為完全站在人民救亡陣線立場的緣故，竟引起了各方面的懷疑猜忌。政府因為我們主張各黨各派合作抗×，承認了共產黨勢力的存在，就懷疑我們是被共產黨利用；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因為我們主張各黨各派合作抗×，就等於主張和國民黨合作，便猜想我們被政府收買。另一方面，中央因為我們同情西南抗×主張，就認定我們蓄意反對中央；西南當局却反因為我們求全責備，認為是替中央說話。這事實又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我們的當局，我們的一部份青年民衆，對於聯合救亡的原則，是怎樣不夠了解，不夠忠實，不夠熱誠，不夠信仰啊！照這情形發展，大家拿抗×救國作幌子，拿聯合戰線當作一件把戲玩弄，我們會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嗎？

對於一切外來的懷疑猜忌，甚至造謠中傷，我們打算辯護我們自己嗎？不，我

們沒有這個打算。我們已經決定爲了國家和民族犧牲我們的身家性命都願意，個人的毀譽更算得什麼？我們發見了各種不同方面對於我們的誤會，我們不僅毫不介意，而且更增加了我們的自信力。因爲我們相信我們受到各方面的誤會和懷疑，這事實正證明了我們過去忠實於救亡聯合戰綫的立場；正證明我們一面不放棄一點一滴的抗×力量，另一面又不放棄一絲一毫的聯合戰綫立場；正證明我們一面願意任何抗×努力誠意合作，然而同時決不願意遷就任何方面。我們敢宣誓我們今後仍堅決地站在這救亡陣綫的立場，不躲避、不退却、不放棄立場、不動搖意志，一直到中華民族解放運動達到完全勝利的一天。現在我們所擔心的，却只有一件事，就是現在不論政府當局、不論人民大眾，有一部份對於這純潔無私的救亡聯合戰綫，太不夠理解；因不夠理解的緣故，更不夠忠實，不夠熱誠和信仰。因此，他們至今還是在互相殘殺、互相攻擊；即使表面上他們已經聯合起來，暗下裏他們也還是在互相懷疑、互相猜忌。這樣，縱使他們在主觀上是爲了救國救民，客觀上他們是破

壞了聯合戰綫，妨礙了抗×工作。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為對於救亡聯合戰綫的立場，太不理解的緣故。因此我們認為對於聯合戰綫的立場，有向政府當局和人民大眾，作一番詳細解釋的必要。這不是爲了表白我們自己，而是爲了抗×救國，爲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

抗×救國這一件大事業，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個人所能包辦的。脫離了民衆，單是政府，抗×必然失敗；但是沒有一個政府的領導，單靠民衆自動地作戰，也決不會有勝利的前途。中央政府要是沒有各地方當局的合作，固然談不到抗×；但是地方當局，在和中央政府對立狀態之下，即使出兵抗×，也未必有勝利的把握。固然，抗×救亡是火燒眉頭的急事，我們遇到敵軍入境，就要立即抵抗，斷不能等到全國總動員成功以後，方才發動。所以我們贊成東北義勇軍的英勇抗敵、贊成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在上海的奮發抗戰，我們也贊成西北軍在喜峯口察哈爾的抗×戰爭。我們贊成這種局部的抗×軍事行動，目的依然在能夠推動全國大規模的抗×軍事

行動。否則，如果我們相信單黨局部抗×，或者一黨一派包辦抗×，就可以得到最後勝利，依然不免犯了重大的錯誤。抗×救國要達到最後的大勝利，必然要倚靠全民族的一致參加；我們所以有結成救亡聯合戰綫的必要，原因也就在這裏。不然，我們要是相信國民黨可以包辦救國，我們只要加入國民黨就是了，就不必談什麼聯合戰綫。我們要是相信共產黨可以包辦救國，我們只要加入共產黨就是了，也不必談什麼聯合戰綫。我們主張聯合戰綫，就是因為相信抗×救國的大事業，決不是任何黨派任何方面單獨所能完成的。

在聯合戰綫上的各黨各派，儘可以有不同的主張，政府和民衆，中央和地方，也儘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只要在抗×救國的一點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寬容而不互相傾軋、互相攻擊，聯合戰綫就建立起來了。那就是對於抗×救國，政府也還可以有政府的主張，民衆可以有民衆的主張，這並不妨害了聯合戰綫的建立。只有政府壓迫民衆不許自由提出抗×主張，民衆籠統地反對政府的一切主張，這樣聯

合戰線才不免於破裂。所以互相寬容是聯合戰線的第一要義。爲什麼我們要求言論自由，要求開會結社自由？也就因爲大家是中國人，在共同抗×的立場上，必須互相寬容，互相容許自由發表意見，自由結合團體。要是沒有這種寬容的精神，聯合戰線根本就無法建立起來，更談不到抗×救國。

聯合戰線應該結合各黨各派的力量以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但不能爲任何黨任何派所利用。固然，在一個廣大的鬥爭中，一部份不良份子利用聯合陣線，假公濟私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我們一切的行動都坦白公開，這些假公濟私的不良份子，立刻就會暴露出來，立刻就會被羣衆唾棄的。

即使是漢奸，要是一旦覺悟，參加抗×救國運動，也未嘗不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時我們也斷沒有排斥他們的理由。而且我們相信，中華民族要不是生成奴隸根性，活該亡國滅種，決不會有人真正甘心做漢奸。許多漢奸都是因爲環境壓迫，缺乏民族自信心，才不知不覺地造成了的。只有建立廣大的救亡聯合戰線，恢

復民族自信心，才能克服一切漢奸意識，消滅一切漢奸運動。

因為假定大家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沒有信仰，那麼聯合戰線自然會不久就破裂，而抗×救國也斷不能達到勝利的目的。過去的國共合作就是一個前例。但是假如大家真正能夠誠意合作，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真正有堅定的信仰，那麼聯合戰線的基礎只有一天天鞏固擴大起來，直到抗×救國達到完全勝利的一天。就是在抗×救國完全勝利以後，這人民的大團結也不見得就會分裂，因為各黨各派既然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終於得到了共同的勝利，大家就變成患難朋友，許多本來不能諒解的事情，就可以諒解；許多本來不一致的意見，也就可以一致起來。那時中國才真正能夠統一起來。因為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國家都是因為對外戰爭的勝利而促成內部統一的。這樣看來，民族聯合戰線決不是一種短命的過渡性質的結合，問題只在於我們對於參加聯合戰線的態度，不夠熱誠，對於抗×救國必然勝利的信仰不夠堅定就是了。

這是我們對於聯合救亡所採取的立場：我們希望這個立場成爲全國人民所採取的共同立場。此外我們爲了抗×救國，對於中央及地方當局、對於各黨各派、對於一般民衆，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提出我們的一些希望。我們不敢說這是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但是至少我們是以國民一分子的資格，向我國的當局和民衆進言。縱使我們的主張過分坦白了些，我們想，同是中國人，當局和民衆是一定都會諒解我們的。

(一) 我們對於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先生的希望 五年來，蔣介石先生歷次表示埋頭苦幹，忍辱負重，準備抗×，這是天下所共聞的。我們也承認抗×要儘可能的工作迅速而有效的準備；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只是準備抗×的方式。蔣先生屢次主張以先安內後攘外的方式準備抗×。不管這主張對不對，但是五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一個主張是失敗了。五年來安內的結果，剿共軍事並沒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發生了裂痕。可見安內政策並不能促成真正的內部統一，而惟一得到一



安內』的利益的，却是我們的共同敵人。照這情形下去，恐怕「內」不及「安」而中國全部已早成爲日本的殖民地了。蔣先生要是細心想一想，應該會知道這是何等失算啊。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在目前，敵人正在企圖吞滅華北和福建，民族危機已嚴重到萬分。蔣先生處全國最高統治地位，應該快設法，作抗×救亡的真正準備。真正的準備抗×，決不是所謂「先安內後攘外」，而是聯合各黨各派，開放民衆運動以共紓困難。因此我們希望蔣先生馬上做到下面幾件事：第一，停止對西南軍事行動；第二，和紅軍停戰議和，共同抗×；第三，開放抗×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這三件事做到後，「內」不必「安」而自「安」。隨後我們更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餘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人力、財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爭。這民族解放戰爭達到完全勝利之後蔣先生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而且將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這是我們十二分誠意盼望的。要是不然，蔣先生置亡國滅種的危禍於不顧，依然繼續剿兵，繼續內戰；這樣。

蔣先生使一生埋頭苦幹，也不能見諒於天下後世。我們相信蔣先生決不會出此下策。蔣先生在二中全会報告救亡禦侮步驟與限度，自然可以代表蔣先生的最近意見。我們讀了那個報告之後，覺得對於和平絕望與犧牲最後關頭的解釋，是比較的具體了。他說：假如敵人強迫承認偽滿的時候，或者從去年十一月以後，敵人再侵略中國的領土主權，而政治外交方法不能排除這個侵害的時候，這便是和平絕望的時候，也便是犧牲的最後關頭。對外在這個限度裏面，儘可能的進行準備，我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得再提出，除了這對外的限度之外，對內的停止內戰和開放人民的抗×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也是極端必須的。否則一面準備而一面自相消耗，結果恐怕要所得不償所失；政府倡言準備而限制人民自動起來準備，也不足以見諒於人民。這兩點，我們是要重複提出，請蔣先生注意的。此外，蔣先生在報告中把中國和阿比西尼亞等量齊觀，這在我們是不敢同意的。

(二) 我們對於西南當局的希望 我們同情陳伯南將軍，李德隣將軍和白健生

將軍出兵北上抗×的宣言，我們認爲這至少表明西南當局對於聯合救亡已有了深切的認識。但是，我們却希望西南當局對於聯合戰線的立場，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我們認爲西南當局應該推動中央政府出兵抗×，避免和中央取對立的态度。我們又認爲抗×救國應該儘量容許人民自動起來幹；換句話說，必須使人民有抗×言論及行動的絕對自由。其實這是西南當局向中央公開提出的要求，我們希望西南當局在他們直接統治的區域內，首先發現。不然，西南當局脫離了中央，又脫離了民衆，孤軍抗×便決不會達到勝利的目的。我們還得指出：最近廣東內部的意見分歧，就是因爲廣東的抗×勢力，沒有民衆的基礎；否則在民衆勢力的挾持和鼓舞之下，我們相信誰都不敢別有企圖。我們相信西南當局，對於我們這意見，一定會虛心接受的。

(三) 我們對於宋明軒將軍和華北其他將領的希望 宋明軒將軍和華北其他將領在××帝國主義武力的直接威脅下，他們都會有拚死抗敵的決心，是毫無疑問的。

。這一年以來敵軍步步進迫河北、察哈爾、綏遠，却不見華北軍隊有什麼動靜，這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抗×本來必須全國動員，在全國未動員以前，地方軍隊局部的抗戰，固然是以激發民族的抗敵情緒，但是我們所希望的不一定在於華北將領以士兵血肉作孤注一擲，而在於宋明軒將軍等不再壓迫學生愛國運動，不再逮捕毆打抗×的民衆。不然即使有了喜峯口抗戰的光榮，也無法教人們相信宋明軒將軍是有抗×決心的。

（四）我們對於中國國民黨的希望 中國國民黨我們始終認爲是中華民族革命歷史上的一個主角。推翻滿清專制政府的是國民黨；推翻袁世凱的獨裁政權的是國民黨；由廣東出師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的是國民黨。所可惜的，國民黨自從掌握中央政權以來，歷史的光輝上面，起了一層暗影。所最痛心的，在國民黨統治下面，中華民國竟遭逢了從來未有的嚴重的困難；我們的地圖，已缺了一隻角。但是誰也不應該把東北四省失陷的責任，全部卸在中國國民黨的肩負上；在野的黨派也

要負相當的責任。我們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榮歷史的國民黨，握有中國統治權的國民黨，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爲抗×救國而共同奮鬥。這裏所謂各黨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國共兩黨，在九年以前不是手挽着手，爲着打倒北洋軍閥爲着打倒帝國主義而共同戰鬥嗎？我們不明白目前在共同的民族敵人的威脅之下，這已經分裂了的兩黨，爲什麼竟不能破鏡重圓。是因爲這兩黨中間有了深仇宿怨不能消釋嗎？那麼希望國民黨反省一下，共產黨員究竟也還是中國人。我們更希望每個國民黨員都明白，對共產黨的仇恨，不論大到怎樣，總不會比對××帝國主義的仇恨更大罷。是怕聯共以後，國民黨會被共產黨操縱利用嗎？那麼這全在乎國民黨自身。因爲國民黨要是真正能夠聯合各黨各派，堅決抗×，那麼共產黨即使要利用國民黨，也必然會被民衆唾棄的。現在共產黨已經提出了聯合抗×的主張，國民黨却並沒有表示。這結果會使一般民衆相信倒是共產黨能夠顧全大局，破除成見，這對於

國民黨是十分不利的。反之國民黨要是一旦和共產黨重行攜手，共同抗×，國民黨在民衆中間的信仰，將要大大地提高。不然國民黨要是只打算一黨包辦抗×，這是國民黨的自殺政策，結果只是替共產黨造成機會。我們想，每個賢明的國民黨員，每個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都會明白這一點的。我們還得指出，在國民黨的陣營裏面，已經分裂進來少數的官僚政客。這少數的官僚政客，在過去曾經不斷的破壞國民黨的革命功業，在最近幾年間，更是進一步的進行亡國的親日政策。在這個親日的官僚政客集團裏面，殷汝耕已經公然變成漢奸了；此外許多沒有公然變成漢奸的，他們一面在國民黨裏面占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另一面背地裏是詛咒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他們甚至曾經借敵人的勢力，來壓迫國民黨。正和他們在國民黨裏面發揮漢奸作用一樣，他們對於整個民族也是同樣的發揮漢奸作用；一切政治上的秘密消息，據說都是經過了他們而洩漏給敵人的。他們要公然變成殷汝耕，真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這一班官僚政客的存在，不但是民族的危機，而且是國民黨的恥辱

。國民黨不肅清這一班漢奸化的官僚政客，是不可能取得人民的信賴的。

(五) 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紅軍的希望 中國共產黨於去年八月一日發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救國。中國紅軍領袖也迭次發出通電，籲請各方面，停戰議和，一致對外。我們贊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這一政策，而且相信這一個政策會引起今後中國政治上重大的影響。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回來對國民政府及統治階級，採取絕對敵視態度，現在却能夠破除成見，主張和各黨各派停戰合作，那麼其他中國人民自然更加容易消除意見，互相結合起來了。我們所希望的，中國共產黨要在具體行動上，表現出他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抗×救國的一片真誠。因此在紅軍方面，應該立即停止攻襲中央軍，以謀和議進行的便利。在紅軍佔領區域內，對富農、地主、商人，應該採取寬容態度。在各大城市內，應該竭力避免那些足以削弱抗×力量的勞資衝突。這樣，救亡聯合戰線的展開，才不致受到阻礙。就我們個人參加抗×救亡運動的經驗來說，救國會和其他羣衆團

體中間，往往發現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救國的集會或遊行中間故意提出階級的口號，以及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口號，以破壞聯合戰線。還有少數青年，在抗×運動中，依然採取宗派主義的包辦方式。這種行動，我們相信決不是出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因為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最近的主張的。這多半恐怕還是出於共產黨裏面的左傾幼稚青年的個別行動，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趕快糾正他們。此外，在某些地方，還有自稱為共產黨游擊隊的，任意殺戮人民。這種不守紀律的部隊，如果是隸屬共產黨，共產黨應該嚴厲處分他們；否則共產黨應該趕快聲明，這種不守紀律的部隊和共產黨無關。

(六) 我們對於一般大眾的希望 說到最後，抗×救國的基本隊伍，當然是人民大眾。不管中央當局也好、地方當局也好，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脫離不了民衆。要是沒有民衆的參加，斷然談不到抗×救國。同時在救亡聯合戰線中，也只有民衆是最熱誠的，最堅決的，最坦白無私的。但是缺乏政治經驗的民衆，容易



有一個傾向，就是只顧到目前的利害，而忘却那遠大的目標。老實說，現在中國民衆所受的壓迫，並不只是××帝國主義。民衆因國內政治不良所受的痛苦，是十分深刻的。有些貧苦的同胞，爲了維持生活而被迫當漢奸，就是這緣故。所以，在民衆救國運動中，我們仍舊要顧到一般民衆的切身利益，例如辦理救災、救濟失業、改良勞工待遇、取消苛捐雜稅，都應當切實施行，以增加抗×救國的力量。但是我們所希望於一般民衆的，就是目前我們民族的大敵只有一個。我們只有把這共同的大敵打败了以後，才能澈底解決一般民衆的生活問題。所以在目前，我們只有暫時忍耐些，遷就些，避免爲了我們內部的紛爭，削弱抗×救亡的力量。至於目前民衆對於政府的態度，我們認爲應該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而且儘可能與政府合作從事抗×，只有在政府不顧民衆，一味親敵，甚至承認亡國條約的時候，民衆方才可起來一致反對政府。此外，我們民衆文化的落後是不能否認的。抗×救國運動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在教育最落後的廣大羣衆，使他們踴躍參加救亡聯合戰線，而不

僅在於推動少數前進的羣衆，作抗×的直接鬥爭。這一點我們尤其希望羣衆的領袖們加以注意。

以上是我們從實際經驗所得來的一些意見，我們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貢獻給我們的當局和民衆。常言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我們這些意見或者不免開罪各方面。但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已顧不到一切。我們相信，只要我們這些話，能夠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研究和考察，抗×救亡運動的勝利前途，是不會沒有把握的。

最後，我們特地向賢明的當局，賢明的政黨領袖，以及一切愛國同胞，背誦曹子建詩：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沈鈞儒

陶行知

章乃器

鄒韜奮

同啓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十五日

# 西南事件所給與我們的教訓

章乃器

無疑的，西南的抗日運動，已經遭遇着可恥的敗挫，雖然他們的抗日主張，已經得着相當影響。我們目下批評西南，並不是對於失敗者投井下石，也並不是替救國陣線洗刷；因為一切的真正熱心抗日者，目下即使受一些敗挫，他們的歷史地位是不可能湮沒的，救國陣線的立場和對於西南事件的態度，也有種種的事實擺在大衆的前面，決用不着洗刷。目下批評西南的目的，是在使有心抗日的實力派，不願做亡國奴的大衆和救國陣線裏的同志，能夠對於抗日問題有更深刻的了解，而同時能在將來採取更正確的策略和更有效的手段。

讓我先來報告一些事實吧。在西南事件發生以前，救國陣線已經明瞭。廣西的民衆運動，雖然不能適合我們的理想標準，然而至少是有相當的基礎的：對於青年

的壓迫和思想的束縛，廣西可說是比國內那一處都比較的開明，然而對於廣東，我們明知道是剛剛相反；陳濟棠氏壓迫青年和束縛思想手段，在國內可說是首屈一指。救國陣線的代表幾次的向陳濟棠要求開放民衆抗日運動，都被他拒絕。向任何的地方當局要求開放民衆運動，這是救國陣線一貫的政策，並不獨對廣東爲然，我所以提出廣東，是惋惜廣東當局已經宣布決心抗日，然而竟不能受我們的要求，而且竟因此遭受到可恥失敗。

西南事件爆發的迅速，真是出于我們的意料的。特別是廣東，他們絲毫沒有培養民衆的抗日情緒，沒有鞏固民衆的抗日力量，而竟會變成這次事件的主動者。因此，西南事件一爆發，就已經變成一個單純的軍事投機；至少，在廣東是完全沒有民衆的基礎的。因爲陳濟棠的政績，在平時已經極端的不滿人望，而臨時又不能開放民衆抗日運動，表示與民更始，因此，內部就先因爲動搖而瓦解。倘使廣東的抗日陣線，在那時已經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羣衆做基礎，那末，在這種偉大的民衆

情緒的支持和擁護之下，內部的分裂是不可能的。誰願意脫離民衆抗日陣線，而受天下後世的唾罵呢？除此以外，種種對於西南背景的猜度，我們是局外人，不願多加可否的；尤其，我們痛恨一班別有作用的人們，一味以誣蔑抗日勢力爲得意。我們曾經主張組織民衆代表團調查真相；這種主張自然是極端公平，而沒有人能加以反對的。

在西南事件爆發之後，救國陣線裏的同志，就有幾種不同的估計。我們認爲抗日兩個字是值得寶貴的，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決不願輕易加以侮辱。究竟是不是內戰的變相，我們應該調查了之後再下斷語。即使發動的時候不夠真誠，只要民衆和士兵的力量能夠使一個假抗日變成真抗日，我們依然還要抓住抗日兩個字要求兌現，而不能隨意加以抹煞。

本來，我們所要求的抗日，是有具體的內容的。我們有我們的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我們應該堅持，必須原則上接受這個綱領，才是真抗日，才是有把握的抗

日。綱領的內容，因為是「初步」，自然是可以磋商的，然而不能一筆抹煞的；而且，主要的原則，是不能讓步的。所謂堅定的站在自己的立場，就是說對於任何發動抗日的實力派，提出我們的綱領，要求他接受。在沒有接受之前，我們只能對於他的抗日主張表示同情，而不能認他是我們的同志。要之我們是聯合別人，歡迎別人加入救國陣線，而決不要被別人聯合了去，吞併了去，或者甚至投到別人的懷裏去做一個工具。我們對付西南如此，對付其他任何黨派也如此。我們認為只有照我們的綱領做，抗日戰爭才有百分之一百的光明前途；也只有向百分之一百的前途奔跑，我們的政治活動才有意義；否則即使百分之七十的光明希望，而依然有百分之三十的黑暗可能，那條依然是投機的路，是官僚政客的路。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自己的立場；只有自己的一條路是靠得住的。

在最近的月餘以來，我曾經不斷的對救國陣線的幹部同志做這樣的說明；並不是在西南失敗了以後才來說風涼話。不過在今天提出這一番話，意義是特別重大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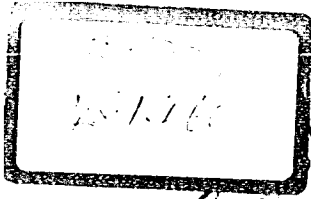
了。我們且想想，倘使我們對西南有更高的表示，我們即使不受到無謂的打擊，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對大眾說話呢？

總之，西南事件所給與我們的教訓是：

- 一，沒有民衆的基礎，決不能抗日；
- 二，發了大財，不要民衆的官察軍閥，決不能澈底抗日；
- 三，救國陣線永遠不能放棄立場，不然，便要有極大的危機。



本叢書歡迎：  
全國愛國同胞：  
儘量介紹翻印：



47-146

\$30